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八十

嘉靖六年九月乙亥朔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桂萼為吏部左侍郎仍署刑部事兼管及經筵日講纂脩副總裁俱如故時吏部以左侍郎負缺例請會官推補

上命勿推特簡用萼云 丁丑上林苑監左監丞何淵進大

禮輯畧大禮續奏議各一部言陛下大孝尊親比隆三

代而纂要尚有准漢宣立廟京師之說恐儒臣習於故聞

混入紀載啓天下萬世之疑又自謂倡議立廟反覆數千

萬言非詳具而畢錄之不足以破群疑而一衆志請悉加

采集 上命付之史館 戊寅 孝恭章皇后忌辰遣安

仁伯王桓祭 景陵 雲南巡撫都御史傅習以考察被
論自陳求免 上謂習已有旨調用不允 署都察院事
兵部侍郎張璉考察各道不職御史共十二人酷暴為民
浙江巡按王璜不謹閑住南北直隸提調學校盧煥朱衣
丁憂藍田劉景宇劉翀不諳憲體取回別用養病王完陝
西巡按張濂廣東巡按蘇恩山西巡按張錄四川巡按李
東久疾致仕福建巡按劉廷籃 上既斥璜等因命自今
巡按自缺須選老成風力者代之不許枉道還鄉及過家
延住其見任巡按者俱嚴加戒諭 先是芒部夷酋沙保
謀復立土官隴氏逼逐鎮雄府知府程沈奪其印符貴州

四川守臣使使招撫之沙保乃送出鎮雄府印乞降然尚
持兩端欲復立土官如故四川撫按官議以為保等狡悍
終不可馴檄叙瀘守倫丁勇擊之又遣使勞賜芒部撫夷
欲良佐使計擒沙保以獻保怒復叛貴州巡撫袁宗儒因
奏保等雖包藏禍心緣臣等節行撫諭未敢輕犯城堡而
四川該道官不能協心共事乃獨遣一軍嘗敵僥倖以致
紛紛若此乞明令兩省會兵壓境以彰示國威為萬全計
事下兵部議川貴二省道里隔絕軍書未能卒達故彼此
異同因而悞事今宜勅各該鎮巡官務同心戮力相機處
置以安地方 上從部議勅兩省撫臣共圖撫勦長策毋

得觀望推諉已宗儒言貴州右叅將楊仁謀勇可任剽賊
上從之 已卯以江西水河南山西旱減免田租有差 以
督運効勞賜巡按御史吳仲戶部郎中黃一道各銀十兩
紵絲一表裏 單山西和順縣添設縣丞一員 庚辰以
少詹事方猷夫為禮部右侍郎仍兼翰林院學士照舊經
筵日講纂修明倫大典以光祿寺少卿黃綰為大理寺左
少卿仍赴館纂脩如故 壬午吉王見浚薨訃聞 上輟
朝三日遣崇信伯費柱致祭如例先是徐溝縣民薛良訐
告張寅係妖賊李福達變易姓名山西巡撫都御史江潮
巡按御史馬祿等鈎撫事其按以謀反重罪妻子緣坐獄

成都察院按覆得旨如擬時武定侯郭勛遺書馬祿為訟
其寃錄并劾勛 上初不問以言者數至責勛對狀已而
宥之給事中張達等復劾勛黨逆罪不可原 上疑之因
命錦衣衛差官校械繫各犯來京集三法司於京畿道會
審時告人薛良及證者李景全韓良相石文舉等三十人
面指張寅為李福達寅語塞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具獄如
江潮馬祿言 上命會官於午門前再訊良等仍執前詞
頤壽具畧鄙口詞上請 上曰頤壽等職掌邦刑奉旨推
問不行從公審鞫乃偏情回護非止一端况薛良等已經
畢昭勘問招虛今欲扶同入人重罪非朕恤刑之意俟齊

祀畢朕親鞠於廷大學士楊一清言天子之體與臣下不同有司之職非人君宜與今案牘具明詞証咸在若仍令諸司虛心研審則真情自得何至上勞黼扆之尊下親獄訟之事哉 上乃已仍下廷臣會訊願壽等乃改擬張寅造妖言律斬其子張大義等不在連坐之數 上曰死刑大獄不可輕有出入各官所問先後情詞不一至會問又多偏聽回護謀反重罪先乃率意加人今改擬妖言亦不見妖書但朋謀捏誣泛言奏飾且不究俱令戴罪辦事行取原問原勘官李珏江潮等面加質證馬錄差官校械繫束問潮等至仍會官廷訊乃歸罪於薛良言良原與張

寅有隙將李五妾作李福達李福妾作張寅並無聚謀善友惑眾稱亂等情各勘官因石文舉妄認張寅故問擬死罪疏中不及馬錄 上怒法司展轉支調但以一良當罪願願壽劉玉王啓劉文莊湯沐顧必汪淵并聶賢徐文華及江潮等同各犯俱下三法司署印官用刑推究又原問官具言馬錄主張所主何意又錄言私囑書帖尚多亦要追出查奏時 上以諸臣不稱任使命吏部侍郎桂萼等分署三法司事諭令體朕愛人之心究明奸搆大獄萼等奉命披抉詞旨究極根因遂搜馬錄篋中有大學士賈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寺丞汪淵工部侍郎閔

世庫實錄 卷一
措私書詠以揄次知縣尹倫指揮王寵之為託英等頗涉
張寅事詞連孟春及郭勛囑張寅書上之 上責詠對狀
詠上疏引罪得旨令致仕而逮問仲賢等勛事已前決置
不問萼等因言給事中常泰劉琦負外郎劉仕三人聲勢
相倚挾私彈事左使馬錄殺人入皆畏之法實難貸給事
中王科鄭一鵬秦祐沈漢程輅評事杜鸞南道御史姚鳴
鳳潘壯戚雄等亦各扶同妄奏助成姦惡致象俞允幾陷
張寅滅族而給事中張達御史高世魁方幸張寅之就死
得誣郭勛之謀逆率衆聯名同聲駕禍止宜罪其為首以
警其餘郎中司馬相安引事例故意增減誣上行私莫此

為甚近來科道諸臣締黨求勝內則奴隸公卿外則草芥
司屬請大奮乾剛以彰國法不然則助佞大臣皆繫獄而
朋謀小人猶得趨蹌於朝何以威天下服人心 上以為
然乃詔逮科等通鞫之命南京刑部繫潘壯戚雄於獄復
奉旨昨日會審乃有卿汪玄錫少卿余才混擾懷恨一併
逮問來說已萼等會鞫明白乃言於 上曰臣等奉詔鞫
審大獄具得張寅被誣之狀寅本五臺縣人工部漏籍匠
戶僑居徐溝嘗出錢貸薛良良素无賴欲殺寅以逋責即
指為洛川縣妖人李五又以為崞縣逆黨李福達前後情
詞互異事無左驗初指張寅名字誣告於都御史畢昭處

續張寅自訴方識是張寅良坐癸口外為民事已白矣會寅子大仁客京不知業已問明抵武定侯郭勛求抹勛與寅舊識寄書馬錄錄故怨勛復文致其事欲乘機中勛以危法因傳會薛良以張為李以五為午使寅怨家李景全韓良相石文舉等証成之而給事中常泰劉琦負外郎劉仕同為謾辭以惑朝聽臣等查得成化十八年山西黃冊內有李福達名字彼時方七歲至弘治二年王良李鉞謀反時方十四歲豈有謀反充軍山丹衛之說也計今嘉靖六年李福達年五十二今張寅年已六十七髮就種種矣何得以張寅即李福達也蓋因陝西反賊卷內有李伏答

李五名字遂妄指張寅即李伏答李伏答改作李福達也又云即李五劉琦又將李五改作李午推厥所由起於馬錄陷害郭勛成於常泰劉琦劉仕黨助馬錄既而所在諸司俱聽其主持遂成大獄幸賴 聖明獨斷於上多官公審於朝始究抑得伸人咸輸恨其原告証佐及中外問官偏聽失實者請坐如律疏入有旨各犯朋謀害人釀成大獄原告薛良依誣告律絞韓良相石文舉等誣執人死罪原問官布政李璋按察使李珏僉事章綸都指揮馬秀并大理寺少卿徐文華阿附巡按殺人媚人俱發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啟充盧瓊以挾私彈劾亦發

邊衛給事中王科秦祐沈漢程輅扶同妄奏并左都御史
聶賢俱為民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啓都御史江
潮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少卿顧泌汪淵畏避言官推勘
不實太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卿余才以逞忿橫議吏部
侍郎孟春戶部侍郎閔楷都御史張仲賢以交通私劄各
革職閑住其出差未至如都御史張潤御史任淳逮捕未
至如給事中常泰郎中劉仕行提未至如給事中張達高
世魁御史姚鳴鳳張英評事杜鳶郎中司馬相俱候至京
定擬風聞失實南道御史潘壯戚雄下南京法司失止案
牘副使周宣給驛送囚副使王昂指引証佐知州杜憲胡

偉鎮撫鮑玉下各該巡按御史勘問寺丞毛伯温命差官
代還馬錄以故入人死罪未決擬徒 上以所擬為輕令
再擬以請獨巡撫畢昭以嘗歸罪薛良與張寅父子俱免
罪還職役 上處分畢因命都察院刊布詔條使中外知
之 上既以馬錄下法司另擬欲坐以姦黨律於是侍郎
桂萼等謂張寅未決而馬錄代之受死恐天下不服宜發
烟瘴地面充軍令緣及子孫以示至公乃謫錄戍廣西南
丹衛遇赦不宥既而復諭大學士楊一清等曰馬錄首事
害人罪有所歸与其僂及後世不若誅止其身以從舜典
罰弗及嗣之意一清等對曰 祖宗制律具有成法今錄

無當死之罪律死可擬之條若法外用刑吏將寅緣以法
為市人無所措手足矣 上不得已從之 署都察院事
侍郎張璉請刻刊原奉勅諭及大獄招詞頒示天下報可
隨召見璉等獻夫於文華殿諭勞之俱賜二品服色金帶
銀幣仍令吏部給與三代誥命後璉以先後獄詞及 上
所裁定并所賜勅諭輯錄成書為上下二卷鈔梓進呈名
曰欽明大獄錄請頒布內外諸司 上曰大獄賴卿問明
輯錄刊印頒布尤足以廣朝廷欽恤之意如擬行 致仕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梁儲卒儲廣東順德縣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改

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侍 孝宗皇帝
於東宮弘治初陞侍講 憲宗皇帝實錄成陞洗馬累陞
翰林學士少詹事吏部左右侍郎以吏部尚書兼學士專
管內閣誥勅以忤逆瑾坐纂修會典不稱旨左遷侍郎
孝宗實錄成復原職加太子少保調南京吏部瑾誅召還以
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累晉少師兼太子
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一品九年滿加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 上登極乞致仕得允遣行人護送給駟以歸命有司
給人夫月廩廩其子中書舍人至是卒子鈞奏請贈謚吏
部侍郎桂萼等言儲立身輔政有干公議因具南北科道

彈疏以上。上以儲先朝舊臣特命贈太師謚文康賜祭
葬如例。定優養故絕衛官母女之例。凡衛官故絕遺有
母女者月給米五石二石本色三石折色其折色內一石
折銀二錢五分餘二石折鈔四十貫通行內外衛所著為
令。癸未都察院追論原任浙江海道副使張芹叅政朱
鳴陽縱寇殃民法當重治以鳴陽為大學士費宏之黨而
銓曹陰為芹地勘官劉穆局促願望不能據法力爭故罪
止納贖得旨夷人內犯皆由各官失誤事机以致喪師損
將貽害軍民芹等誠不宜輕貸命罷芹官降鳴陽二級奪
穆俸三月。命寧晉伯劉岳庶長子文龍祖爵。乙酉兵

部奏請自今錦衣衛校尉有犯大辟者不分處決監故解
來戶丁并隨營子孫僉補之時俱照總小旗事例調衛從
之。丙戌南京吏科給事中彭汝寔嘗應詔奉貢士高任
說王表自代因乞改近地教職以便養親不報至是考滿
復申前請吏部言汝寔倡言鼓衆撓亂大禮且与御史方
鳳程啓充朋黨通賄贓至累千自知考察不容乃復辭尊
居卑不當听其巧詞幸免得旨汝寔單職閒住。浙江巡
按御史楊彛言旧例日本入貢以十年為期徒衆不得過
百人貢舡不得過三隻亦不許以兵仗自隨正德六年以
後使臣桂悟宗設等各從衆至五六百人又有副使宋素

世廟實錄 卷之六
卿等一百五十人各詰真偽爭端滋起請令布政司移咨
本國今後遣使入貢務遵定例如違定行阻回仍行巡海
備倭諸臣修戰具謹煇堠選鋒蓄銳以戒不虞報可 宸
濠之亂廣東叅政李敷以赴任道經南昌濠執囚之因使
賚送偽檄至王守仁所敷知不免為書別妻女及子有我
死於義妻死於夫女死於母之語又作自哀詩已而守仁
得其書與詩怜之使隨行立功濠誅敷竟坐賚檄謫戍遼
海巡撫都御史張雲為言於上請原之不許 丁亥陞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霍韜為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經
筵纂修如故韜上書辭以新命由內閣推用而資望出徐

縉之下且言自楊榮楊士奇楊溥及李東陽楊廷和顯權
直黨籠絡翰林為屬官中書為門吏故翰林遷擢不關吏
部而中書致有夤緣進秩六卿及支一品俸者臣嘗建議
謂翰林官迂擢去留盡屬吏部庶不陰倚內閣為腹心內
閣大臣不陰結翰林為朋比且欲令京官補外以均勞逸
議未即行躬自冒之而又一旦躡居學士徐縉之上胡顏
之厚可以居此疏入 上以其有功典禮諭令就職不允
辭韜復上疏曰臣昨奏內外官員迂轉資格吏部未見會
議奏翰林中書兩房積弊內閣未見酌處奏嚴禁賍吏事
例都察院未見申明奏賦稅出入會計大數戶部未見奉

行若循默取官則翰林遷擢之弊又自臣始如前言何如
天下後世詬責何 上復優詔不允 改禮部尚書吳一
鵬為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己丑改都察院左都
御史胡世寧為刑部尚書 陞翰林院修撰費懋中為湖
廣按察司副使浙江道御史成英為山東按察司副使浙
江台州府同知樊準為山西按察司僉事 吏部言兩京
科道官缺乏照近例行取推官知縣同在京主事寺副評
事行人博士國子監博士等官一體選補 上可其奏仍
以御史缺人數多命先取京官及外官見到部者就便考
選不必俟齊其改授官即與實授餘仍試職理刑 以早

災免鳳陽淮安等府存留夏稅有差 署都察院事兵部
侍郎張璉議覆桂萼所奏詰發奸細懲治贓官事宜謂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正官邪清
平獄訟也設立東廠錦衣衛謂之詔獄所以緝捕盜賊詰
訪奸宄也夫職業之廢謂之曠官職掌之奪謂之侵官今
後凡貪官冤獄仍責之法司提問辨明然有隱情曲法听
廠衛覺察上聞凡盜賊奸宄仍責之廠衛緝訪捕獲然必
審問明白送法司擬罪上聞庶於事體為當 上深以為
然詔如議行 先是 上命以王準入官房一所賜駙馬
鄔景和為永福長公主祠仍令工部給與修理之費工部

覆奏國用不足乞以營逮事例銀及安陸皇莊地租量給之 上怒其違詔瀆擾且欲擅動皇莊地租責令對狀賜景和工料銀二千兩尚書童瑞等上疏引罪詔奪堂上官俸一月該司官三月 庚寅陞河南布政使司右叅政劉節為浙江右布政浙江布政司左叅議周期雍為浙江右叅政 署刑部事吏部左侍郎桂萼言重囚當釋者請不俟會審先行釋放以示王者尚德緩刑之意 上善其言以會審係 累朝舊制令照舊行 辛卯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梁材為刑部左侍郎光祿寺卿許璿為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希曾為工部右侍郎命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王廷相回院管事陞陝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孟洋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等處 陞雲南左布政余祐為太僕寺卿山西行太僕寺卿陳璋為大理寺右少卿河南道監察御史葉忠為大理寺左寺丞 壬辰樂平王府樂工王祿私獻妓女惟旦為王子偕泆妾已而復盜出惟旦偕泆覓而自追之祿與偕泆後人格鬪并中偕泆偕泆微服詣闕訴之其詞多不實法司廉得其情上疏言狀得旨祿毆傷宗室發邊遠充軍偕泆淫蕩受侮越閩妾訴奪祿米三之一仍令韓王戒飭之 癸巳遼東鉄嶺寺衛饑詔免屯糧有差 彭城衛帶俸百戶俞通疏

撫右副都御史王廷相回院管事陞陝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孟洋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等處 陞雲南左布政余祐為太僕寺卿山西行太僕寺卿陳璋為大理寺右少卿河南道監察御史葉忠為大理寺左寺丞 壬辰樂平王府樂工王祿私獻妓女惟旦為王子偕泆妾已而復盜出惟旦偕泆覓而自追之祿與偕泆後人格鬪并中偕泆偕泆微服詣闕訴之其詞多不實法司廉得其情上疏言狀得旨祿毆傷宗室發邊遠充軍偕泆淫蕩受侮越閩妾訴奪祿米三之一仍令韓王戒飭之 癸巳遼東鉄嶺寺衛饑詔免屯糧有差 彭城衛帶俸百戶俞通疏

言兵部司官受革職舍人吳錦璋賄語侵兵部尚書王時
中時中奏辯因請解官听勘 上優詔不允俞通挾私妄
言亦置弗問 甲午選授博士李鶴鳴行人史立模孟居
仁為給事中主事劉臬王繼禮周易王化吳淮郝元洪趙
鏜評事陳情行人施一德王道知縣毛鳳詔劉模為御史
鶴鳴吏科立模兵科居仁刑科臬陝西道繼禮四川道易
河南道化廣西道淮江西道情湖廣道元洪雲南道鏜貴
州道一德等四人仍試賤理刑 乙未改原任巡撫保定
右副都御史劉麟為大理寺卿陞原任河南布政使司右
叅議熊浹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丙申總理河道工部

侍郎章拯考滿再疏自劾治水無効乞罷不許 以吏部
左侍郎桂萼為禮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充副總裁官
經筵侍班如故尚書兼學士自萼始萼上疏辭免 上優
詔不允 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祺卒賜祭葬
如例 戊戌革山西大同府聚落堡管糧大使副使各一
員 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張璵條陳慎科目三事一正文
體請令主司校文務取平實爾雅有裨實用仍於周禮儀
禮中出策一道使之習於禮學然後責以事君使民一明
實錄言鄉會試錄宜取生儒原卷稍增損一二字不必盡
出已筆分考校之功一慎考官言各省鄉試宜如兩京例

擇翰林科部官為之主考母令權歸外簾得以預結生徒
暗通關節 上深善其言令所司如議舉行各省鄉試主
考令禮部舉京官或進士每省二人馳往供事監臨官不
得參預內廡兩京鄉試主考外五經房仍各加科部官一
員 武定侯郭勛自言以議禮及兩疏奏請文武宴坐為
文法吏所仇疾乞罷營務以免後虞 上優詔不允 禮
部右侍郎方獻夫以兩京堂上及各處巡撫方面員缺數
多疏薦布政使汪鋹等六人按察使劉士元等三人叅政
黃昭道等三人叅議王俊民等三人知府何鰲等五人眷
病致仕降調為民魯鐸等二十五人 上以屬吏部令更

加查訪斟酌舉用 原問為民陳洸復上疏言前以議禮
為邪黨所誣御史藍田知縣宋元翰郎中葉應總按察使
張祐周宣知府唐昇相與羅織成獄而應驄宣復杖死其
連坐者幾三十人充軍者十五人乞行辯雪事下刑部署
部事吏部左侍郎桂萼遂為洸訟寃言洸通盜无狀而其
子殺人無屍非盡逮諸臣從公鞫問之不得其情 上以
為然詔錦衣衛差官校逮洸元翰應驄及續問郎中黃綰
等并詞所連及俱至京听理張祐等俱回籍待命已而吏
部侍郎方獻夫言詞所連及者不下三四百人今詔并逮
捕必有无辜蒙害者請較其輕重非姦盜殺人証佐皆下

所在撫按官勘報不必槩捕致擾地方從之 庚子遣新
寧伯譚綸等為正使編修張星等為副使持節冊封伊府
濟源王訥淳為伊王鄭府懿王祐擇嫡弟四子厚焯為鄭
王西城兵馬副指揮張潤女為東垣王妃楚王榮滅庶弟
二子顯璋為保康王周府封丘僖順王同銘嫡弟二子安
湜為封丘王沈丘靖和王安浯庶長子睦栲為沈丘王夫
人劉氏為沈丘王妃義寧昭安王安浹嫡長子睦棹為義
寧王夫人王氏為義寧王妃博平恭裕王安浹第三子鎮
國將軍睦柯為博平王夫人都氏為博平王妃東城兵馬
副指揮李鳳女為京山王妃北城兵馬副指揮王卿女為

海陽王妃中城兵馬副指揮侯鑑女為富陽王妃韓府寧
遠宣和王旭捨嫡第三子融煥為寧遠王瀋府靈川恭裕
王勛潛嫡長子胤移為靈川王夫人苗氏為靈川王妃吳
江昭和王銓鑑嫡第五子勛涓為吳江王淮府崇安榮穆
王見洵嫡長子祐幹為崇安王夫人楊氏為崇安王妃秦
府保安靖和王誠澈庶長子鎮國將軍秉棧為保安王夫
人盧氏為保安王妃西城兵馬副指揮王森女為襄府陽
山王妃靖江王府靖江安肅王經扶庶第一子邦寧為靖
江王 辛丑改南京太僕寺卿蘇民為光祿寺卿 陞河
南按察司副使王應鵬為山東按察使 以分守固原叅

將劉文為右副總兵分守涼州地方 壬寅以禮部右侍郎方猷夫為吏部左侍郎仍兼翰林院學士經筵日講并講大學衍義纂修明倫大典如故 以湖廣左布政使丁沂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等處地方 以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黃昭道為本司右布政使 癸卯吏部左侍郎方猷夫言思恩田州比歲稱亂皆由統御非人制服無術所致乞專以屬之王守仁而罷鎮守太監鄭潤總兵朱麒因薦珠池少監張賜可代潤前副總兵張祐可代麒且乞特設一都御史與總兵官共駐田州悉聽守仁節制疏入閣臣揚一清等議以總鎮官一時更易不便擬旨

留用 上曰方猷夫本卿等看票來行又恐有致他虞亦是至慮但朕受 天與 祖宗付託邊方軍民甚是若楚况累歲用兵豈止擾害故欲得人早靖地方之害此朕本意今王守仁朕亦不知其為人何如但屢經衆薦既論相同特用提督邊務止鎮守官未換與前日姚鏞同事其朱麒朕亦不能知亦風聞但年老其鄭潤亦无甚大材謀畧除麒可着兵部會官議來潤似應取回別用又思前者已勅各處鎮巡內外官員而兩廣首不承命先次未靖地方輒便報捷似有被此不和者又各處鎮守內官往往亦非其人今後有不可任斯職的不但專着司禮監行卿等有

所聞知也要說來或用賄幹出或生事害民着廠衛并科道劾奏治罪今各處內官亦非朕能親用皆係司禮監指名奏請也要傳諭着從公選訪果會理此事有些忤識才可出外鎮守地方庶不負朕斯意卿等再議票今日就封進來一清等言 聖裁允當因復擬徵鄭潤回京令兵部舉代麒者以聞其獻夫所薦總鎮之臣候朝廷自行簡用都御史添設可否屬守仁議之報可 甲辰陞福建按察使周廣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有從虜中來者稱平虜之捷虜首鎖合兒伯通死馬鎖合兒伯通一目斜眇邊臣按得其首乃百戶姬桓軍人梁居所獻乞破格

陞賞以勵將士 上曰擒斬虜酋功固可嘉但賊營流聞之語尚未可據桓等先各賞銀二十兩候所司覆勘陞賞

以十月朔遣昌國公張鶴齡建昌侯張延齡京山侯崔元分祭 七陵儀賓周鉞祭

恭仁康定景皇帝陵寢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八十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八十一

嘉靖六年十月乙巳朔享

太廟

世廟

天文生金鍾

奏治曆明時國家重務欽天監專一推筭七政經緯度数五星凌犯日月交食四季天象占驗國家大事莫過于此近來推筭日月交食分秒時刻不合五星凌犯伏見不對若官生不加考較必致廢業宜每年按委考試列其等第以定去留歲當大計一体考察黜陟部覆從之 以災傷免湖廣武昌等十府糧稅有差 丁未山西巡撫都御史常道言延綏宣大等處公差絡駟騷擾駟傳馬夫科歛貼戶多致破家宜禁革裁省兵部覆如道奏請行各鎮守等

官非机密事不得獨遣人馳奏應會奏者共遣一人汎常
應自奏者積數事乃遣一人仍籍記所奏事以備稽考其
分給符驗越例需索者皆罪之詔如部議 署都察院事
侍郎張璉請申明憲綱令巡按御史有所遵守一言巡按
御史及按察司官得互相糾牽其清軍巡鹽刷卷御史同
在地方者一体覺察一言巡歷所至無得出郭迎接方面
官得与巡按御史鈞礼左右對拜分坐不許伺候作揖一
言御史當遍歷郡国交代不得過期違限怠事者定行叅
究一言御史不得訪察濫及无辜断獄皆自下而上情重
者乃自臨决一言有司久任有殊績者得牽五品以上貪

汚著者得劾荐奉母濫加于庸流彈劾勿下及于丞尉一
言風憲之官存心貴厚用法貴寬不得輒用酷刑有犯重
辟者必須親審無寃以体 聖明欽恤之意一言按部所
至無多用導從飲食供帳宜從儉約凡設彩鋪繡無名供
饋之屬皆不許用庶免小民供意之繁疏奏 上深善其
言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遵行有違犯者必罪不貸
戊申命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璉為礼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辦事璉疏辞 上曰卿才行超越
忝識純正朕簡授内閣正賴匡弼以輔德嗣治宜即赴閣
供職以副眷懷璉復辞免署都察院事 上曰卿署事以

來克盡心力竭誠理政以贊朕治若更命一官恐仍前弊
變卿所行可不妨內閣纂修無掌院事如故夫 祖宗創
建朕與卿面復舊政以澤斯民也恐卿未知今特諭之已
有旨令周倫佐理院事凡雜行事務及承旨奏事皆倫代
行旋命璉充明倫大典總裁及進講大學衍義侍班官
改刑部尚書胡世寧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掌
院事命吏部會推堪任刑部者以聞時詹事霍韜言世寧
忠耿直諒宏深雅靖宜任都察院兵部尚書王時中宜代
世寧原任吏部尚書王瓊宜代時中 上乃改任世寧而
時中任兵部如故 上諭大學士張璉曰纂修大典或有

易撰者令詹事韜代之其於緊要處必須卿撰璉言大典
一書 皇上提挈萬古綱常其間爭論臣逐一有記不能
授之他人人亦不能受之於臣者也霍韜自元年五月即
謝病去中間委曲多所不知託彼撰述恐踈畧鑿空難成
一代大典必經臣一手庶得融會貫通揚一清嘗語臣云
自古史書必經一手方成一家文字若參以他人則錯雜
矣今胡世寧已在途臣得解院事儘有餘工矣 上報曰
卿獨任纂修具見竭力為國至意撰述雜則義不通誠是
但朕本意恐卿多勞耳 署都察院事大學士張璉疏御
史丁憂服闋及以病在告者二十餘人請趣赴任因言

聖明御極側席求賢為臣子者濫假名器自謀身家豈所恐哉宜責令依限速來以備急缺差用有過限不來故違推調者奏聞除名間有在家橫暴鄉里在公陵輒有司者一併叅奏罷黜 上可其奏令各官以文書至日為限三月內皆就道病未愈者所在以狀聞病不可愈者特令致仕有延緩過期者罪之仍飭諸司皆以此奏從事 己酉陞福建左布政陳錫為應天府府尹山東兵備副使周用為福建按察使廣東提學副使歐陽鐸為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 禮部尚書桂萼等言各王府進封罷封王爵者以後子女照今封號遞加其追封者所生子女封號加否不一難以遵行今查得弘治中樂安王宸濠封郡王追封其父覲鑑為樂安溫隱王母夫人黃氏請加封本部議准加封為妃不遣官冊封其餘子女原從鎮國將軍所生俱不准進封以後各王府悉照此例施行今陳乞紛紜詔旨數易莫知遵守臣請以覲鑑事著為令報可命頒示諸王知之 兵部奏言天氣向寒虜賊弓勁馬肥而冬至正旦節近人情易縱乞於每歲十月中請勅通行戒嚴詔九邊各嚴兵備禦不得懈弛 庚戌時侍郎溫仁和得請歸省東閣掌管誥勅員缺輔臣請以禮部尚書桂萼補 上曰祖宗舊制無東閣官後來添設不知始自何年不如革之便

祖宗舊制無東閣官後來添設不知始自何年不如革之便

大學士張璉奏按會典凡內閣所掌文官誥勅正統間以
學士專管後又不設弘治七年復設如石瑄以吏部尚書
無學士管誥勅晉詠以吏部侍郎兼學士管誥勅俱得挨
次入閣所以求為此官者多近因吳一鵬不用入閣人心
稍疑而溫仁和又求為之仁和歸省又有求為之者矣臣
謂此官實內閣私門况誥勅彼無一字之勞徒建虛名以
希幸進 聖諭欲革去此官誠為至當遂罷不設 辛亥
起致仕江西按察司副使魏校于河南山西按察司副使
韓邦奇於四川調廣西副使祝品於廣東各提調李校
徽王奏以典寶典副等官缺人列名請補禮部覆勘以為實

未嘗缺王所奏頌外添設非 祖訓不可許 上乃切責
徽府內外輔導官命審覈以聞 初哈密數為土魯番所
破餘衆走入塞散處苦峪赤斤肅州諸城前後千餘人並
就屋以居貸田以耕邊臣因撫留之給以牛種間從官兵
出逐虜有功輒加賞賚所得鹵掠輒与之初給種米五百
石後或百石諸夷亦頗安之及是其酋亂吉字刺合刺灰
畏兀兒等以房屋土地不足居種奏請撥給兵備副使趙
載以為諸夷失國內附暫留我邊朝廷待之已厚今我軍
貧困倉廩空虛自救不贍而彼輒求田土与之頌內屯田
則不可置之威虜遠地則不欲宜使人告諭諸夷宣國厚

恩青以興復哈密大義即不能存當量給衣食不得妄有
陳乞候復哈密別為議處都御史李珣以聞事下提督尚
書王憲議憲言諸夷散處塞上皆甘肅守臣一時權宜今
土魯番獻款求和哈密興復可計日待而亂言刺等忘
其故國妄有請求此未可許也且夷性無厭若遂与之將
來何所止極惟宜省諭諸夷如載所言則中國之體尊攘
夷之机得兵部覆言憲等議是 上從之 壬子陞陝西
副使劉天和為南京太僕寺少卿 癸丑陞少詹事徐縉
禮部右侍郎經筵日講仍舊 陞浙江左布政使汪鉉為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 甲寅總理糧

儲巡撫應天都御史方良永以疾辭任不允 兩廣總兵
官缺兵部會推都指揮同知張祐署都督同知牛桓祐為
方猷夫所荐 上曰祐可大學士楊一清言兩廣總兵權
重于他鎮今田州思恩餘孽未平正屬撫勦之時宜得名
位稍重威望素孚者往而祐方坐論劾勘問未報一旦授
之上將使握重兵恐無以服人心且使邊夷輕中國桓雖
稍清謹非將材二人皆不足任宜別舉可者以請 上從
其言命兵部另推 乙卯以災傷免万全都司及宣府衛
所屯糧有差 丙辰禮部言番僧人及女直夷人例應一
歲及三歲入貢者不下五千四百人賞賜綵幣不下五千

五百餘尺諸番既以近例願給幣直而江西湖廣河南三省不善織造若折解價銀數足相當誠令銀幣兼給則夷人各得所欲且可便三省之民無帶徵起解之費 上從之 前御史虞守隨罷^官家居乃撰述 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 上以為 陵寢重事守隨前為言官不聞獻議而以考察罷去乃妄議惑人有希進心下御史按問因諭大學士張璉曰守隨奏進 皇陵正議蓋此奉非常前已下廷臣及內閣兩議皆云不可彼意蓋恐 帝后各處乃朕失孝是亦忠意而朕所未信者恐一有差誤其為孝也不孝也夫古者君去國廷廟主而行主者陽也先人之精魂

故謂之神主墓者截先人之体魄乃陰也是為玄宮地道尚靜体魄貴安豈宜輕奉我 皇考葬已八年一旦妄動豈勝震恐若於萬年之後奉護 慈宮以祔 陵室何不善也卿與萼密議何者為嘉擇而行之璉言廷臣之議謂大祖不遷 皇陵 太祖不遷 孝陵皆正論也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後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此祔葬之禮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聖慈萬壽之後奉祔 顯陵在情禮為俱盡矣惟 聖明無二焉 上嘉納之 丁

已陞貴州左布政使葛浩為南京太僕寺卿 戊午陞左春坊左諭德顧鼎臣為翰林院學士左諭德張璧右諭德

許成名俱侍讀季士司經局洗馬張潮侍講季士先是

上諭內閣翰林院頒設季士一員侍讀侍講學士各二員皆

缺未補朕方日御講筵侍從之臣獻納為職不宜以虛其

推舉翰林春坊學行資望堪任者五人下吏部銓授仍供

事講筵兼管撰文官誥勅日輪二員于誥勅房整理送內

閣總裁進覽原設專管誥勅官以虛名干進罷勿復置時

左庶子穆孔暉已無侍講學士其四員尚缺大學士楊一

清等以鼎臣等請 上並用之 禮部尚書桂萼等言古

者醫師歲終皆有考覈故術業久而益精今拘于世業按

籍收人一入供事永無考較所謂粗功洵洵何以有濟且

獨用此一途則天下雖有盧扁蒼公無由自進而國家太

醫院永為此背巢窟臣請擇醫士可教者設程限使誦習

其業一歲四試約有成材則會大醫院官考試列為三等

上者入御藥房已入者准与授職中者授冠帶辦事本院

已冠帶者与之俸給下者應役本院如故或良醫大使有

缺中下者得赴吏部銓補其不係世業精通醫術者听其

應試 高第得入籍而汰其世業不通者無令冗食至于

見在各官考滿及考察皆听臣等課其醫業送吏部斟酌

黜陟 上以為醫道人命所關命醫士考選去留及收在

外人役皆如部議餘仍旧規行于是萼等復言有考試而

無教習則業無傳授事竟因循見在各官冗濫尤甚宜併加考選奏請去留且考滿考察之議無非欲其有所警惕以圖後效 上悉從之 巡倉御史吳仲言通州運河元時郭守敬創建已有明效先朝漕運名臣平江伯陳銳等亦累以為請今通流等八閘遺跡尚存原設官夫具在因而成之為力甚易而權勢罔利之家從中撓之或倡風水之說或謂絕漕民之力皆不足信誠令閘運歲可省脚價銀二十餘萬又漢唐宋時漕皆從汴謂直達京師未有貯國儲于五十里之外者今令京軍支糧通州率稱不便而密雲諸處皆有間道可通設虜因鄉導輕騎疾馳旋日可

至燒燬倉廩則國儲一空京師坐困此非細故請以臣言下戶工二部定議修濬僦舟夫畧運百萬試之與陸運無行筵次第就渠徑達京倉此具无穷之利而杜不測之虞于計便 上曰疏濬開河誠轉漕便計自永樂以來屢議修復因大小臣工不肯實心任事以至因循至今為奸人嗜利者所阻今轉輸日煩軍民交敝苟有息肩之策何憚紛更戶工二部其各委堂上官一員會同運官及御史吳仲等親行相度地形計處工力以聞若大事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因計有補則浮言不足恤如有奸豪阻議之人聽厥衛緝治如律因命戶部侍郎王軌工部侍郎何詔及御

史仲等量其事至是軌等言地形從大通橋至白河高可六丈若大具工濬之深至七丈通引白河則漕舡可直達京城諸閘可盡罷此永久之利然未易議也為今之計惟應修濬河閘然從通流閘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皆衢市闐闐中不便轉舡從溫泥河濱田小河廢壩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壩誠修築之令通晉濟閘則徑亦可省四閘兩閘轉舡之難閘埧皆宜添設官吏人夫守視臣等竊計修閘濬渠築埧之費當用銀一萬五閘置船各六十一船日運糧萬石造船之費可一萬五百通漕糧二百三十萬石歲省脚價可十萬三千五百若糧多船少聽以車轉

水陸並進運軍事易竣亦可早還宜令戶工二部各舉屬官一人兵部推都指揮一人充叅將專司脩理轉運諸務會同巡倉御史各奉勅行事募軍餘萬人作之務在堅久每閘埧各置公廨其費取之修倉餘銀巡倉贖罰及所省脚價其木石等取之各廠又言通州京輔重地軍民叢集亦當積蓄以安人心不宜過慮自起驚疑河源自西山經流大內至大通橋或旱澇乾溢啓閉通塞亦非外人所能与候 上裁擇時 上意已決命戶工二部亟如所擬奉行即于今冬具諸工料以來春興工仍勅諸臣恊心共事勿偏執異同致妨經國大計 初議興 仁壽宮工未決

欽天監請及是歲通利以吉日經始下工部議工部請先以見財如期奉事令軍夫運瓦礫出之外俟大木踵至工次第幸可就 上慮曠日持久徒勞人力命待大木至擇日具工 己未起致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伍文定為兵部左侍郎陞順天府府尹萬鏞為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命豐城侯李旻掛印充總兵官鎮守兩廣 庚申上親製 顯陵碑文 故兵部尚書贈少保謚節愍陳洽常州武進人宣德初受命征交趾戰死有詔賜贈謚具衣冠以葬至是邑人請特建詞宇歲時展奠以旌忠節巡撫都御史陳鳳梧以聞禮部覆請許之 命三法司堂上官各

督所屬退朝後即入衙門供事章奏應覆者務依欽限有違慢稽遲者具劾以聞從大學士張璁奏也 辛酉初行人潘銳素病狂易時選科道銳不與意不無少望會病發謁禮部尚書桂萼問王安石何如人萼不荅因及所試文字語多諂謬萼謂銳意不平語之曰子苟有志勉之不患朝廷不用銳曰今知縣及翰林俸太薄宜加其俸乃可責其貪萼乃盛氣荅之曰豈有餓死知縣耶銳艱然出愈益病明日具疏言萼論及政事欲多戮貪吏去內豎且許以臣為御史擅朝廷之柄欲奏之從班中躍出 上怒下錦衣衛驗治萼自辯銳所奏皆妄因上銳試卷以明不欺

上曰銳小臣狂悖妄言業已下吏鞠問卿等勿得介意及訊銳果病中語下刑部當銳奏事詐不以實律革任閑住先是詔捕慶廢人台浚左右憇懃為曹者沈良等十餘人盡走匿台浚府中不出鞏昌王寘釧代理府事以 上命省諭終不聽詭以逸去為解鞏昌王使人偵伺捕得一人具知其情即引詣台浚所証之台浚語塞乃出七人就獄巡撫都御史毛伯溫奏良等罪宜烱瘴地面充軍因言台浚怙惡不悛鞏昌王防範周密請示懲勸兵部覆請

上嘉鞏昌王恪遵祖憲賜勅獎諭仍令台浚盡出所匿人犯俟問明具奏定奪 壬戌陞提督漕運總兵官署都督僉

事楊浚署都督同知協守漕運然將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張奎署職一級督協漕運如故以部運有功故也 初禮

部尚書桂萼等言天下提督官多不得人無以風勵人才請加考覈 上從之至是萼等疏其名以上言直隸則御

史張袞鄭洛書浙江副使萬潮江西副使趙淵河南副使魏校山東副使余本四川副使韓邦奇廣西副使李中雲南副使唐胄宜皆任職如故福建副使范永奎湖廣副使郭持平廣東副使祝品貴州僉事劉彭年宜改別用

上皆報可命禮部都察院推有學行者代之已而復除四川按察司副使張邦奇于福建調山東副使許宗魯于湖廣

湖廣副使蕭鳴鳳于廣東江西僉事高賁享于貴州皆提調學校 癸亥改命吏部尚書李承勛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先是刑部尚書缺吏部侍郎方猷夫等會推南京工部尚書高友璣戶部侍郎胡瓚 上以刑部所掌關於民命必須得人以副委任故改命承勛時承勛得吏部命未至方上疏辭 上各曰卿才識老成蒼望素著命掌銓曹實出朕簡又念近未主刑官未得人多致冤抑釀成大獄深切于懷故加秩改命卿典司邦禁其勉承簡授即日赴任供職以副朕敬天恤民之意勿復辭 右軍都督府帶俸署都督僉事劉暉卒賜祭一壇 甲子 上諭大學

士張璉朕有密諭卿勿令他人測知以泄事情又諭朕與卿帖皆親書雖不甚楷正恐代寫有泄事情璉言臣仰見聖心慎重之至尚恐出入封識莫為左驗竊聞 仁廟嘗賜大學士楊士奇等銀圖書各一令其密疏軍國重務及時政闕失士奇等頓首受命臣誠不逮士奇諸臣而 聖心愛托實有過焉故敢冒昧以請 上許之乃諭大學士楊一清曰凡朕與卿等可議事情除軍國重務卿等同官三人議奏外或有密訪事機欲法 祖宗故事各賜印記一以封所未帖子又朕所送下文書亦不可無封記令製一套正面畫一雲龍上批諭某官中用政事文札驗記一顆

背封口上用御封二字庶出納有驗不致有漏事機朕無可謀者用与卿預計可否通議來聞并賜印記字樣也勞撰用密之一清言先朝 仁 宣二廟嘗賜近臣圖書藹然唐虞吁咈氣象今此事誠宜修復但印文止可作責望語如納誨啓心責難陳善之類不必過為廢美又當因人而施不可太濫時 上已擬賜三輔臣印記及得一清奏遂欲去大學士翟奎之賜以桂萼代之報曰思卿之所言深愛朕也濫及多人則謀不成事易泄朕意欲止賜卿及摠并尚書桂萼萼未入閣又見辦事有翟奎所以先奎後萼以重輔臣之意今既得卿奏朕意決无疑也於是 一清

復奏奎小心慎密况在閣同事乞併賜奎以安其心

上報允乃賜一清摠奎萼各銀圖書二一清之曰耆德忠正曰繩愆糾違摠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奎曰清謹季士曰繩愆輔德萼曰忠誠靜慎曰繩愆匡違仍諭一清曰茲今所賜卿等四人封疏印記又欠徵驗其真凡所上密疏可於後小書某字號一自一至若干庶上下方如親見朕慮時人猾詐倘一失之我君湘必被他人相間也夫君者天下之主可親者二宗室支屬私親也忠良賢佐公親也親其私者以夾輔王室也親其公者以治理朝政也今編四字仍勞卿密說他三臣以見朕意卿用持字摠用忠字

夢用秉字奎用正字一清等各上疏謝 上手詔答一清等曰朕念國政重大事機當謹魚有過不聞厥過愈深故以銀記錫卿以識封疏覽所陳謝朕具知悉夫自古明良相遇必交相敬戒朕本不明上荷 天眷及 祖宗付託特求加猷以匡治改過卿等宜竭力贊襄用輔不逮勿憚勿諱庶盡交修啓沃之職又答夢曰卿忠誠体國靜慎持身故錫卿銀記以識封疏卿有所見聞即宜告朕俾知過圖改以承 皇天 祖宗之托卿宜竭力贊襄勿有所忌以副朕意 少傳大學士謝遷既至不拜上疏辭 上曰卿先朝耆舊耆望素隆朕采公議特茲召用宜勉承朕命

遷乃就職 乙丑日講畢 上諭諸臣曰今日講論語又越了一篇朕知以為曾子將死之事故不講但日前已有論及今日又未講夫生死人之常何可忌之如不可講也照前寫來若只忌其不佳還當補講卿等議行又朕惟相讓之風自古大臣之道朕日觀侍郎董玘講筵之內行立之序行礼先後俱無遜讓之体即此觀之其心可知又每日講書時卿等皆六叩頭自今後只是一拜三叩頭退又叩頭礼免了玘之事可諭他知俾令務礼讓以尽大臣之象玘聞之懼自是見 上屏息進退如礼 上復謂內閣曰玘自承諭後二三日間似加恭謹身容退讓已知省改

其令安心供職如故玆上疏謝 上曰爾朕司講讀位列大臣豈宜失恭讓之節朕未忍斥言特諭內閣傳示爾當欽體朕意勉脩職業以副任用 以災傷免陝西慶陽府寧州真寧安化合水環四縣及慶陽衛田糧有差 初巡按御史劉隅劾奏徐州兵備副使趙春賍私狼籍春亦訐奏隅不法事 上命給事中張擬會巡撫高友璣巡按郭希愈即訊言春所坐賍具有驗而告隅事多不實隅劾春固不妄第多輕信而鞫獄據委官所擬不行叅詳虛實相半委官監運同知劉璣止依捏詞遂行科斷亦屬有罪具獄上之都察院以為擬奉勅勘事曲直不分友璣希愈會

問獄情依回遷就皆屬違法請復下撫按官窮竟春獄從重擬罪以為賊吏之戒友璣擬及希愈亦宜罰治以戒勘官不職者 上從之 詔逮春嚴限追賍從重問擬奪擬俸三月希愈二月以友璣既陞任遇革隅所劾事多實並釋不問 命給守備安陸兼管 顯陵神宮監太監蕭洪旗牌不為例 丙寅初以思田之亂詔發江西贛州安遠縣撫民棄苦何湘等四千餘人會剿兵備副使林大輅指揮李泰知縣劉信等將之以行兵無紀律所在剽剽至韶州忽持刃反向鼓譟奔還廣東撫按官以聞兵部言抚民故嘗從征有功咎在領兵官統馭無方故至此宜重治之

上乃下大輅恭信等子江西廣東巡按御史逮問新民止罪其首乱者數人餘命王守仁計撫以聞 初翰林院侍讀江佃進講洪範九疇不稱旨 上親講解其義謂輔臣曰人君能盡倫理以立于上萬姓化于下倫叙明而人道備福將自至以佃講讀遲鈍令吏部改調外任因命內閣選擇翰林諸臣稱職者留用不稱者量材除他官于是大李士揚一清等言翰林清要之地誠不可以匪人處之且文學政事材各有宜枉而用之終無成績宋兩制儒臣皆常敷歷州郡遂多明臣內外均勞自昔然已臣請選自講讀以下其李本原文能華國及行義無玷者存留供職以備

講筵史局之選雖文學未稱而才識疏通堪理政事者請下吏部量才外補其丁憂在告者並加選擇以為去留自後經筵日講皆精選以充其任庶不負聖世崇儒右文之意報可尋調佃為寧國府通判一清等因言左中允劉棟右中允楊維聰侍講陳沂郎灝修撰蕭与成李方編修劉泉皆政務疏通可外補編修王同祖黃易宜罷因請下吏禮二部都察院諮訪有才識文學李者量為推奉改官僚翰林以廣用人之路 上猶以外補數少命更加選擇勿泥常格內外官選補務合公議因言前歲所選庶吉士大半徇私命內閣考選量留三五人餘皆授科道部屬以後選

留皆如故事一清等奉命復簡侍讀崔桐修撰張衍慶陸
欽江暉編修黃佐應良疏通政事宜外補左春坊左中允
邊憲任深宜處以兩京他職計前後考黜遷轉二十二人
員缺乞掄取以充 上命桐及憲等皆補外中外臣工有
堪任翰林者部院公選以請期于衆議協服母取備員遂
改大理寺左少卿黃綰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
學士南京通政司右叅議許誥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南京
尚寶司卿盛端明為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福建
按察司副使張邦奇為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講四川按察
司副使韓邦奇山西按察司副使致仕方鵬為右春坊右

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吏部文選司郎中彭擇為右春坊右
諭德刑部員外郎歐陽德吏部考功司主事金璐御史張
袞為翰林院編修已而詹事霍韜又言大率士之選宜于
巡撫方面部院等官通融推用 上以其疏下吏部命集
九卿科道議上裁定 國子監祭酒嚴嵩請復舊規以膳
銀分給師生飲饌之資而會其餘羨以支公費監生老疾
鄙陋不堪作養者給冠帶回籍以省冗食諸生廩餼即以
時給饌米勿待三月禮部善其議第以監生老疾不堪者
由充貢時去取不嚴宜令提學官立考貢法每正貢一人
陪考九人拔十得一不計資序凡三為正貢不入選而年

過六十者許以冠帶榮身 上命考貢以次取四人餘皆如部議 戊辰夜京師地震 以雲南楚雄賊額出等平賞鎮守太監杜堂原任巡撫都御史傅習總兵沐紹勛巡按御史沈教等銀幣有差 命大學士謝遷充明倫大典總裁官及經筵日講侍班 山西潞城青羊白坡賊陳卿等為亂巡撫都御史常道言賊據險攻之恐難卒拔請先撫之不服然後加兵 上用道計令山西河南巡撫都御史各會兵待剿 辛未陞福建左布政司使陳祥為順天府府尹 詹事霍韜言本府堂官多不備員其輿謀乃有二十餘名宜從裁減以寬民力因言南都諸司官多裁革

而皂隸之設如故宜皆查減兵部武庫及工部營繕二司財賦淵藪官貪者與吏為市愚者縱吏為奸宜立法稽查三歲一舉庶奸吏少阻而民困稍甦事下兵部議皆如韜言因請減本部皂隸三之一遇刷卷期請遣科道校覈具籍其數以聞 上從之 大學士張璠言臣先任兵部侍郎應詔陳言疏留中未下臣心不能自己謹再述以聞其畧曰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功如楊綰相而子儀戒聲樂黎幹省駟從崔寬毀第宅秦檜陰納賂禍延國祚二君任相得失甚明今之內閣宰相職也頃來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無志者聽令是部院為內閣之府庫矣

今之監司苞直公行稱為常例簠簋不飾恬然成風是監司又為部院之府庫矣撫字勞心指為拙政善事上官率與薦名是郡縣又為監司之府庫矣如之何民不窮且盜耶臣惟 皇上欲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內閣始誠令內閣得人責之以擇九卿卿得人責之以擇監司監司得人責之以擇守令守令得人則匹夫匹婦皆被其澤不然則上下交征培克在位 皇上雖有憂民之心而澤不下究故清明之治卒不可成臣見每年進表三年朝覲官率以饋送京官為名科歛小民怨聲載道上干天和疊見災異皆賍夫之倡所致宜嚴加禁約犯者勿赦 上曰卿

前後所奏皆欲革貪風以隆治道邇來貪墨成風外官剝下奉上民窮財盡實由于此都察院其嚴禁察訪犯者並以賍論大臣百官表率尤當嚴于自治勿得自損名節璉又言諸司事務臣當與聞者止應議于公朝不得謀于私室如有侯門投送私書無行饋謁請緝捕究治又臣族頗衆有不遵臣訓者有司宜繩以重法庶可杜絕敝風保全名節 上優詔褒答從之後一日 上御文華殿又召璉特賜勅褒獎且面諭之曰卿率家以嚴持身以正二疏之陳懇誠具見朕用賜勅旌獎且風勵百僚咸俾感化以誠嘉靖之治卿其懋之璉頓首謝 壬申光祿寺少卿黃綰

言黃河在三代時未嘗為患蓋以水性向北就而道之其流自順故也至于后世引河作渠或以通漕乃不免于隄障而隄障一潰遂不可支漢時瓠子之役道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稍得底定至隋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入汴而河始入淮今黃河口金龍口至安平鎮一支或時北流其餘不入漕河則入汴河皆合淮入海矣夫跨中條而為南河南山東兩直隸所交地勢西南則高東北則下其墊沒也固宜乃豐沛徐淮之水則自汴河添流所致夫彭城下邳馬陵諸山皆發積泰山與蒙羽相接從東轉西以逆水勢水小則循呂梁出清口入淮大則河不能容水

為山阻泛溢源野其為豐沛徐淮患必然也若不疏道別行患無已時臣以為當於兗異之間求其兩高中低即中條北條所交者浚之使北至直沽入海乃得免于墊沒夫沛河既去漕河必淤則當自沛縣及呂梁至淮多造滾江龍之類洩之上流則泥沙必隨水而去乃開浚為易或謂沛河雖為豐沛徐淮之患亦為漕河之助殊不知漕河泉源皆發山東不必資于黃河若南旺馬腸樊村安山諸湖實諸泉鍾聚之所宜倍加脩濬而引他泉別流者總蓄之則漕河不竭矣又南旺馬腸湖隄之外為孫村湖者地形下濕較之湖水反低若決漕為湖并道漕河改經于此又

可以免濟寧高原淺澁之艱矣 上以其疏下總理河道侍郎章拯議處以聞先是六月間黃河水溢奔入運河沛縣地方沙泥淤填七八里糧舡三千餘隻阻不能進御史吳仲以聞且言侍郎章拯郎中丘茂中李煌三臣者必不能為 陛下办此乞推總制都御史一人往代之 上命戶工二部會議章拯亦言河渠淤塞勢難遽通惟金溝口迤北新衝一渠可以假道令運舡由此進昭陽湖出沙河板橋其先阻淺者西厯鷄塚寺出廟道北口通行得旨下工部併議議未决給事中張嵩等言去秋河塞 皇上特命章拯丘茂中李煌併力修濬而拯苟且塞責今不得

已又令運船由昭陽湖以出夫湖地卑河勢高引河灌河必致瀰漫使湖道復阻拯何以為計哉茂中煌嘗議于沽頭聞設官專理是二臣亦逆知有今日拯乃抑而不行以至事勢窮迫貽害至此乞罷拯別推大臣素有心計風裁者往代之 上以漕計重大責部臣遷延不即定議于是工部議引舟入湖終非長策誠如嵩言請先飭拯茂等悉心區畫仍奉大臣才望素著者一人總其事河南山東守臣及藩臬等俱听節制復選郎中主事各一人為之協理并采縮仲諸議酌量可否其徵發夫役調度工費悉得便宜從事用或不足令戶部處給其沽頭上閘宜增設主事

一人上以為然因讓抵前報運河疏通旋奏開塞若遲
誤糧運國計何賴茲姑留抵茂中煌等供職吏部即推擇
大臣中有諳古今識地利實心經國者往提督之餘悉如
議是時建議治河者詹事霍韜左都御史胡世寧兵部尚
書李承勛言人人殊韜疏畧曰今議者欲引河水自蘭陽
注宿遷少殺河勢則徐沛不溢運河不淤臣与方猷夫議
以為水溢徐沛猶有呂梁二洪為之束捍東北諸山亘列
如垣猶有底極若自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千里
河遂奔放數郡一壑其患不獨徐沛而已臣竊謂今日所
急宜先疏通運道然後議處徐沛此緩急之序也前議起

河南山東丁夫數萬疏濬淤沙以通運道然沙泥隨水自
高而下挑濬未必水至復淤雖日役萬夫力亦不足今沛
縣既塞運皆由昭陽湖入鷄鳴臺至沙河迂回不過百里
湖面寬廣夏秋水溢則患霖溺冬春水涸則慮膠淺若沿
湖築隄濬為小河河口為閘以時蓄洩水溢可避風濤水
涸易為疏濬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即土堤可成一年
即石堤可成用力少取効速黃河愈溢運道愈利較之役
丁夫以濬淤土愈濬愈淤勞佚大不侔也按古黃河自孟
津至于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府汲縣至臨清天
津入海猶古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原武懷孟之

間審視地勢引河水注于衛河至于臨清天津則不惟徐
沛水勢可殺其半而京師形勝其壯自陪此其為便利一
也按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于封丘陸運百八十里至于
淇門入于御河達于京師御河即汲縣衛河也今因河陰
原武或孟津懷孟之間擇地形便道河水注于衛河冬春
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汴流至于河陰順流至于衛河沿臨
清滄州至於天津夏秋水迅仍由徐沛達于臨清至于天
津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此其為利二也李承勛言黃河
遷徙無常然必避高而就下善治水也因其性而道之今
日之功但當疏濬其下流防遏其上源使不至于大為害

耳按黃河入運道支流有六若六道通流以殺水怒當不
為患自渦河之源塞則北出小黃河溜溝等處不數年諸
處皆塞北併出飛雲橋于是豐沛受害而金溝運道遂闕
然幸東面皆山猶有所障故昭陽湖得通舟若益徙而北
則徑奔入海安平鎮故道可慮單縣穀亭百萬生靈之命
可憂又益北則自濟寧至臨清運道諸水俱相隨入海運
河由通臣愚以為相六道分流之勢道引使南可免衝決
之患此下流不可不疏濬者也然欲保豐沛單縣及亭之
民必因其舊堤築之障其西北使不溢出為患此則上游
不可不隄防者也識者以為不若于昭陽湖之東引諸泉

水甃為運道建閘以節水自留城沙河為尤便然大役一興為費不貲誠宜整理鹽法措置餘利以給河工令大小諸臣任事任怨工宜可訖世寧言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不治河運道不通臣請先述治河之說夫河流分則勢小合則勢大河身寬則勢緩狹則勢急治河者順其性則易逆其性則難故曰不與水爭利此其大法也河自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滎澤經中伴陳穎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祥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

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南飛雲橋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溜溝出六路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僅存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且狹不能容納故益出豐沛徐為患近又漫入昭陽湖故流緩沙壅運道遂塞今宜因其故道而分其勢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宜常濬以分其上流自汴東南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小浮橋溜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或修城武以南廢堤至豐單之黃德賀固揚明等集接之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塞決以防其北流此治河之急務也今為運道計

者欲從淤處挑濬修築則沙土不堅欲于昭陽湖築堤則沙積復壅不若於湖之東岬滕沛魚臺鄒縣間獨新安社地更鑿一渠南接留城北接沙河間不過百餘里渠深視地形廣皆五六丈厚築西岬以為湖之東隄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為河流漫散之區此上策也疏並下工部請下總督大臣會議斟酌舉行 上從之 癸酉都察院左都御史胡世寧至任署都察院事大學士張璉解院事世寧疏辭太子少保 上優詔不允已世寧再疏力辭 上嘉其退讓乃許之趣令供職 南京江西道御史吳彥疏請寬顏頤壽等故入之罪竄謫馬錄止及其身 上怒命吏

部謫彥外任 甲戌御史張祿言頃者張寅之獄始則勘官刻于用法繼則言官誤于吠声固不能仰体欽恤之意致 陛下震怒命官廷鞫各以輕重謫罷此獄成 陛下益疑言官益畏言官以言為諱者數月矣 陛下不少霽天威溫旨開諭恐忠貞之解體也願 陛下无以聽納為煩令群臣據實上陳言可用采之不可用置之仍諭以至誠求助之意而作臣子敢言之氣則不至于長循默之風成壅蔽之患矣且侍從臺諫各攸有司彼此侵越殊非國体願 陛下仍諭二三大臣各專職守勿得侵越則言路既闢体統亦正天下國家之幸也疏奏 上曰言官以言

世廟實錄卷之八十一
為賊但須忠謹公直近來言事者多沽名要譽毀正附邪
假公為私雷同煩擾朝廷不得不薄示懲戒使人各改悟
以盡乃賊前大獄已處分亦未嘗禁戒言者祿乃捫造奏
瀆欲揚君過姑不究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八十一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八十二

嘉靖六年十一月乙亥朔禮部尚書桂萼上疏稱修通惠
河不便請改修三里河 上以其疏下大學士楊一清張
璉擬票一清言通惠河因舊閘行轉搬之法可以省運軍
之力宜斷行之勿謂浮言所阻璉亦言通州河道經元郭
守敬修濬今閘埧俱存臣聞京城至通州五十里地形高
下緣五十尺以五十里之遠近攤五十尺之高下無所不
可誠濬甕山灤以蓄西山諸水引神山泉以合下流之歸
迂回以順其地形因時以謹其濬治此一勞而永佚計也
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銳建議開修此河 憲宗皇帝命

大臣督理而河道已通運船已至城外適有黑青之異惑于訛言遂止識者恨之今欲開脩此河因仍舊道誠易易耳况一舟之運約當十車每年運舡已到則令剝運新糧未到則令剝運通州積糧庶京師充實永無意外之患矣至桂萼所論開修三里河則廢廣而見効難非直有地理之忌而已也 上深然璉言因諭一清曰覽卿疏具見忠愛朕居深宮外面事情何由得知卿輔導元臣正當直庶不失了政事萼所奏必有惑言伊輒聽信不但誤了朝廷之事亦失了大臣謀國之意彼疏朕看數遍亦知不可欲直拒之非待大臣之礼故諭卿等票來行意在其中矣我

孝宗伯考時已命整理開修此河不意當時黑青為異夫黑青之起非為修河蓋灣裏住的鄉民正恐失利乘此為言俗叫為嘛唬卒被破事當時若有一職事剛正之臣告我伯考曰黑青之異緣非修河道所招奸詐之徒乘機營利惑及愚民不可墮其詐計伏惟剛斷而行之如此 伯考豈無聰察哉前日勘官回奏停當已有旨待春暖興工朕亦恐有言者左說破事而萼即為首也夫萼與璉替朕趨害赴京功為等也若識論時利達事体則萼以十不及璉二三也朕意欲降一密旨與萼云昨卿奏開河一疏足見謀國至意但前已有旨了况 先朝亦有成筭不必改議恐

起營利者擾事卿疏朕留覽未知可否復與卿計一清言
聖裁允當遂命如前旨傳行 濬天津海口新河 丁丑以
禮部尚書桂萼為吏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 致仕東
昌府學教授王价光祿寺錄事錢子勳先以議禮得錄用
尚書廖紀奏罷之至是上疏陳乞禮部為之請 上命授
价國子監學錄子勳光祿寺典簿 上諭內閣庶吉士不
須教養並除遣之大學士楊一清請照常例留三五輩在
翰林及選科道等官張璉獨奏言臣現此輩心切奔競口
尚乳臭固不應處之翰林而科道言官又豈少不更事者
宜居之况舊例教養三年成畢方得改授 皇上既以此

輩不堪教養早為除遣是欲退之矣而內閣反進之何歎
宜查照甲第除授部屬知縣等官如此則將來必無營求
幸進者矣 上曰一清循泥事例待從容諭伊省悟朕於
輔臣之言難便拒違况彼云不可改 祖宗之法若有旨
將庶吉士裁革便可說朕擅改嗚呼差矣已吏部奏除陸
察工科給事中王宣福建道御史王加賓鄺汴華察林雲
同俱戶部主事張鰲禮部主事屠應峻袁袞趙時春俱刑
部主事郭秉璫張渠工部主事余棐大理寺評事江以潮
楊恂俱南京大理寺評事李元揚王格張鐸連鄺俱知縣
陞廣西布政使司右叅政黃芳為江西右布政使江西

按察司副使李緋為本省右叅政 初上親製 顯陵碑
文召見大學士楊一清張璠翟奎柝文華殿諭曰朕述
皇考顯陵碑文賴卿等藻潤特茲酬勞卿等用心輔導賜一
清蟒衣麒麟衣各三襲玉帶一璵麒麟服玉帶如一清奎
雲鶴衣三金花帶一一清等各疏謝 上手答曰覽卿等
奏謝稱頌甚過閱之再三朕深自媿比因追念先德粗述
數語又賴卿等贊成特酬勞績耳奎奏有放勲二字朕尤
不敢當云 戊寅巡撫甘肅御史唐澤條奏六事其一分
布兵屯言洪水黑城二堡控賊要衝當調山丹甘州卒戍
之漸令其闢草萊垦屯地以實塞下其西路遊兵三千惟

二千練成可用宜存留餘汰還本衛其一酌處駟傳言曩
者河東西諸驛分官轄理而今總之於叅政今驛隸河西
者九十有三孤懸萬里外一人不能遍歷乞分理如故便
其一撫用番夷言肅州寄住諸夷若哈刺灰畏兀兒川邊
王子莊赤斤苦峪柴城兒大草灘扇馬城各種夷人多矯
健可用南山西番種類又與山民雜處善涉險阻今副使
趙載欲選寄住諸夷為前鋒僉事高登欲簡雜居諸夷為
深哨控以列屯之兵聯以部伍之法感之以恩信驅之以
機權不惟銷其叛心且將得其死力土魯番必不敢輕犯
我境惟本兵議給口粮什物馬匹量撥荒田農器亦鼓動

之一術也其振作將士言甘涼領班官員委用非人以致
頑軍畏操多不赴班今宜遴選四人仍舊兩班給以勅書
假以事權庶鼓舞思奮備禦有資其一量徵本色言本鎮
屯糧數少因之飢饉益乏乞以陝西郡縣所輸甘涼折色
三十萬之內改徵本色十萬石輸莊古西寧等處其一查
發鹽銀言甘肅之民既衆益以選騎客兵食不給曩所派
四年淮浙鹽止及陝西延寧未及本鎮乞開鹽引發官銀
增年例以備賑濟疏入戶兵二部覆其言多可行若其分
兵屯撫番夷徵本色則當下鎮巡議報驛傳事宜已專勅
然政不必再更鹽引須查年例令其開中補給得旨如議

兵部言太僕備用馬不足若如前通派折色卒有邊警
各處奏討胡以應之按歲例派徵馬總二萬五千匹本寺
取七分皆本色南京太僕寺取三分本色中半明年宜令
太僕寺出本折中半南京太僕寺出本三折七總本色馬
一萬三百七十七匹折色馬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三匹係
舊折者仍徵銀一十八兩其今折者加銀二兩報可 四
川橫梁寨番賊為亂巡撫都御史鄭毅按察司副使陳克
宅討平之 庚辰貴州巡撫都御史袁宗儒奏剿平夷酋
王阿藤等請錄副使沈霽僉事朱佩守備狄遠都指揮周
吉等功兵部覆請詔陞賞霽等有差鎮巡等官賜勅獎勵

詹事霍韜建議清查工部錢糧工部奏請遣科道官各一員覈上冊籍以防奸弊以今年為始每三年一查歲終仍具出入存留大數題知送科道查覈仍行南京工部視此例行 上從之且諭曰今天下災傷人民困憊兩京內府各監局各務節省不得冒派以傷民財 巡撫順天都御史張仲賢請給大銅砲二百以濟邊用工部奏兵仗局旧制此器以防京邑今存者少恐不能應 上以大砲既利于防邊特命與之 辛巳南京科道遵旨互相糾劾給事中方紀達等奏山西道御史粘燦先任四川道御史今陞江西按察司僉事趙光各不職御史毛麟之奏吏科給

事中彭汝寔先任戶科給事中今陞廣東按察司僉事顧溱各不職吏部覈各單職閑住從之 南京戶部郎中孫

大京山西副使王光貴州銅仁府知府方宸各疏乞休

上嘉其恬退加大京光祿寺少卿光山山西按察使宸貴州副使俱准致仕 壬午陞貴州按察使錢如京為湖廣右布政使江西布政使司左叅議陸溥陝西布政使司左叅政江西按察司副使沈良佐廣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南京御史吳瀚江西按察司僉事 慶城王府奉國將軍奇誣以賊害兄姪奪爵為庶人誣兄奇灝弟奇涼奇淦奇澹子表打以黨惡違法俱奪祿米三之一 襄陵王府鎮國中尉

旭扶奉國將軍偕泓坐奸利事扶奪祿半年泓三月 癸未陞河南按察司僉事史道為光祿寺少卿 錦衣衛官校逮廣信府同知葉逢陽至下鎮撫司拷訊 吏部尚書桂萼請詔天下守令凡秩滿三年或六年者不必給由赴闕第後所司書考具奏臣等即定其殿最而黜陟之上以考滿給由乃成法令如旧行若地方有事听所司奏留禁給由官不許科取路費 巡按貴州御史施山劾奏南京太僕寺卿熊一漢前巡抚貴州時賍私狼藉且輕率寡謀以致芒部沙保之乱宜加遣黜吏部覆言一漢屢被論劾山所論賍跡尤著不重加黜治無以繩墨吏警將來

上曰一漢貪穢顯著褊戾未盡其辜仍令御史按驗追賍以聞近來貪吏止於去官何以示警自今有犯者吏部都察院務覈實叅究 乙酉命南和伯方壽祥協同南京守備新寧伯譚論都指揮李賢都督楊鎮襄城伯李全禮都指揮蕭澤彭烈魏瑞廣宣伯劉忝武靖伯趙弘澤會昌侯孫杲伏羌伯毛江寧陽侯陳繼祖各坐營管操 先是巡按福建御史劉廷篔言古田縣支龍嶺堡與礦脉火絕盜棄不採而守坑官軍尚未撤去今遊家坑礦脉偶發群盜屯聚宜撤前卒戍之不獨古田一縣即福安寧德壽宣松溪等縣礦砂皆生絕不常請許守臣得隨宜調兵防守歲終

會奏從之 丙戌提督陝西三邊尚書王憲言固原兵備桑溥近以功陞按察使侯缺固原重地兵備要職心素諳邊事者廼稱其任因奉陝西按察司僉事郭鳳翔任維賢可代溥吏部覈即令溥以陝西按察使仍理兵備事上不許詔如憲議以鳳翔代之已乃補浦浙江按察使 命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謝丕回院視事召服闋國子監司業陸深赴京大季士揚一清等薦之也

陞湖廣按察司副使羅欽德為貴州按察使 丁亥陞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都察院右都御史方良永為南京刑部尚書 鳳陽宿亳間流賊洪維洪輔等起衆至二

百餘人剽劫村落巡按御史郭希愈以聞 上切責守臣迹捕 諭刑部曰恤刑重事前所遺恤刑使者二年于茲何不見有論報者其責上獄書事竣則核其行事當否才識優劣陟黜之 戊子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方猷夫為禮部尚書仍兼學士充史館副總裁官 庚寅左都御史胡世寧上疏曰臣聞 帝王之治有要中而已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人君喜有賞怒有罰若當喜怒而隱忍不行或既喜怒而流滯不化又或今日當賞而以宿怒格之不賞當罰而以宿喜縱之不罰又或事宜賞乘喜而過賞宜罰乘怒而過罰皆中之累

也周公告成王曰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近見撫按叅官本中有以飲食紙劄應用微物而即坐贓奏提者至哉大奸大貪置之不舉而惟繩此武戕小官以塞責臣恐剝剝成風非惇大明作之意也及論听言則舜戒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舜之大聖亦欲其臣之正練也雖樂正諫而又曰朕聖諗說殄行則妄言者亦疾也雖聖諗說而又曰欲並生哉格則成之庸之則又不為已甚而許其改過復用矣舜之執中著于所言如此夫人臣事君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古之道也士季不明以將順為逢迎耻以自居雖有德意宜將順者亦曲加阻遏而掠

匡救之名若夫心靡為公意圖媚竈排擊忠良陰除異已致欲明主不得專行一事自用一賢而威福惟其所媚者之歸數年以來主威不立善政不行亦已甚矣 陛下至明屏除畧盡但臣独念其間有事當言而過激心無他而見短若此者与諂邪同棄深可隱惜又恐中人惕禍遂怯正言而後有大事大奸莫之敢論臣請得与吏部考覈之究其心之公私原其罪之輕重量其才之短長次第疏進或稍收斂庶无遺才古之論用人者曰其難其慎惟和惟一難者难于任用慎者慎于听察以防小人也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如一以任君子也臣願 陛下務存難慎

之心收和一之効勅諸臣彼此相濟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上覽其奏以為得大臣愛君陳善至意惟查覈事已之陞大同左副總兵麻循為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遼東光祿寺厨役王福請迎獻皇帝擇宮筵

祖陵旁上曰此事朝廷自有處福敢妄言下錦衣衛拷訊成化時四川播州宣慰使楊輝愛其庶子友冒功授宣抚使分居凱里凱里民夷雜處輒相搆怒遂開邊釁朝廷因徙友於保寧正德時友亡命死至是其子張求龍父賊時盜邊劫得白泥司印信復與宣慰使楊相讐殺守臣乞改凱里屬貴州以張為玉知州以解釋之事久不決至是兵部

與廷臣會議張習父兄之惡幸免于辜而敢肆然執印以要君且其所爭田莊及推埋殺人等罪尚未得安可勿問當命川貴二省守臣案諸罪狀真于理若張悔過輸情還所獲印及所奪諸寨苗可量授一官聽調殺賊自効倘怙終不悛必誅以為諸夷玩法之戒得旨如議壬辰御史劉隅等言迎者純陰之月京師地震陛下聖德純孝神明統物何闕何遺而乃召此夫地之象為臣民為夷狄為兵戎寇盜稽諸史冊陰盛陽微下情壅遏則震水土不演而民用乏則震臣事雖正而專則震蠻夷肆梗戎車屢駕草切騷亂蒸黎不安則震臣顛陛下采菟莛之義察狂

世廟實錄卷之六
替之言雖甚觸忤曲賜優容則陽氣宣而下情達矣申戒中外慎惜錢穀虔禱雪澤發廩賑災則民用不乏矣訓飭臣工務秉清白貪婪者無赦私邪者必黜則臣道正而僭濫絕矣南北邊臣申嚴考選之法謀勇者雖微淺必用貪懦者雖勲貴必黜則邊患寧而蠻夷服矣選汰兵備甄澤守令則寇盜息矣此猶末耳臣願 陛下順天若時虛中体道安靜以養微陽寬和以陪元氣治不求速仁必徧達則何變不消而瑞不致哉 上嘉納之 福建漳浦縣有牛生三日三角 寶坻縣七里海有荒地二萬一千五百六十餘頃計二百五十二里隨時旱澇占者無常先是太

監汪直立莊于其中相傳為御用監公物而民墾其內者亦千四百六十餘頃至是有水退地百余頃奸民投獻內監欲奪民久業并入之民訴之闕下戶部奏遣主事柴儒往勘儒還報曰民之久業輸糧飼馬煎鹽出稅養生喪死于其中不宜漁奪惟水退堪熟地可入本監耳然其他荒蕪閒地尚當聽民漁獵樵採乃稱 陛下恤民之意

上曰地既勘明其如擬撥給內監毋再奏擾余悉與民亦毋許豪猾無併 甲午陞翰林院侍講陳沂鄺灝為浙江山東布政使司左叅議侍讀崔桐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編修黃佐修撰陸欽江暉江西湖廣河南按察司僉事 巡

按山西御史沈松論劾左布政使周烟貪污不職詔奪其官下御史按問追贓 大孝士揚一清等言伏蒙頒示御製心箴註畧親灑宸翰光彩渙發註釋明白義理詳備臣等三復莊誦不勝歎仰切惟居心萬化之原然自漢唐以來人主能知心存者鮮矣 皇上之心澹然無慾即成湯之不迓声色不殖貨利文王之不敢盤于遊畋以庶邦惟正之供無而有之前者伏覩 聖製敬一箴自警述已仰窺 聖心之誠敬純一矣今乃益知至孝日就月將緝熙光明有如此者愧臣等備員輔導無能贊助萬一又象御批處分御用監地土益見 陛下是心推而達諸仁民之

政此其一端也臣等竊見近畿八府土田多為各監局及戚畹勢豪之豪乞討或作草場或作 皇莊民既失其常產非納之死地則驅而為盜耳既往無論已願 陛下自今以來凡勢豪請乞絕勿復許小民控訴亟賜審斷庶使畿內之民有所恃以為命夫王畿四方之本王畿安則四海安矣惟留意焉 上曰卿等所言深合朕意近者八府軍民徵糧土地多為奸人投獻勢家朦朧請乞侵奪搆捷逼取地租雖有勘斷終不明白民失常產何以為命京畿如此在外可知今宜令戶部推侍郎及科道官有風裁者各一人領勅往勘不問皇親勢要凡係泛濫請乞及額外

多占侵奪民業曾經奏訴者查冊勘還各項草場亦有將軍民地土混占者一体清理外省令御史按行諸王府及功臣家惟祖宗欽賜有籍可據則已凡近年請乞及多餘侵占者皆還軍民各處勢要亦有指軍民世業為拋荒及乘在官田土之閑廢而獵有之皆宜處置僧寺之業佃租本輕多為官豪違例典賣倚勢兼併田連阡陌科取重租甚者僧舍佛廬并為已有亦宜改正事竣具上其籍戶部司邦土務綜其實以朕稱恤民固本之意承委官有畏避權勢保私蔽公者以狀聞修理顯陵遣成國公朱麟祭告太監崔文工部主事高仲嗣御史白清給事中李

鳳來督造

乙未工部尚書童瑞乞休不允

以災免浙

江紹興湖州山東濟南兗州東昌青州萊州登州等處及

靖海德州等衛稅糧屯糧有差

廣東流賊雷骨子等為

亂兵備副使徐度等討平之

丙申

上諭禮部冬已過

半氣未凝寒雨雪愆期咎在朕躬朕宮中亦既露禱其令

順天府官祠城隍禮部詞諸宮廟務以誠格大學士張

璉等言臣等本為書生偶因一得之愚誤蒙

聖眷相繼

登進臣約會桂萼方獻夫霍韜黃綰熊浹五人在于東閣

告之曰吾輩居此要職若不能平其心思公其好惡各循

本職以收治平之功是負吾

君獲罪于

天也

祖宗

法不可變只在修葺廢墜而已各警省而退臣觀天下之事脩葺與紛更大有不同理亂所關亦甚相遠 皇上前日清翰林科道等官是修葺 祖宗之法也或有不察多為過高之論難行之事是紛更 祖宗之法生亂之媒也皇上于諸臣言之當否宜死不察而愚臣終不能無慮焉者恐未免有為過高難行以滋紛更之說者也 疏入 上批 荅曰覽卿所言具見持慎至意卿以輔道朕以謹飭身諒無所失不必過慮惟慎終如始也他人有佞高不經之論卿宜明指可否告朕庶不失于擾亂我 祖宗良法善政無可更者惟守而行之可也前日黜科道考翰林預弭後

患耳不容姑息餘無可據今當修之務止要整飭邊備以制禦夷狄重究賍吏以伸雪民冤此朕所在懷也卿可展布忠誠臣朕冲昧蕞等各宜酌審而為之實不可自陷也

丁酉陞浙江按察使歐陽重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 都察院左都御史胡世寧等上言內臺之職專以糾劾百司辯明冤枉也乃獄情微暖所當審議酌中以處者多端矣今天下赴愬之牘有奸民畏死每歲奏辯輒行再問以緩頃更者有實則冤抑而所司不理第遵原案增飭具上者有貧民無力奏辯而卒死獄中者有富民無辜而所司引嫌彼此相比竟不得出者

是足以上累 聖德感召災異原其本皆以士習不正忌
刻成風動致毀謗則終身廢黜如浙江僉事彭祺為令以
循良稱為御史以守正著徒以發一豪俠之罪受謗奪職
臣以為諸如此者有大臣為之申理則特原復之以為守
正之功大臣申理無實則聽言官叅劾耳因條列所當禁
約者以上乞下諸司遵守 上曰卿言皆慎重刑獄疏理
冤滯之意其令內外刑曹一體遵守若朝覲考黜官已有
累朝禁例難以輕改果有執法被誣者許大臣言官即時
論辨吏部仍查訪可否具奏定奪 戊戌鎮守延綏總兵
官陳恂以疾致仕命分守莊浪副總兵都督同知魯經代

之 已亥廕故右副都御史伍符子全為國子生 陞四
川布政使司右叅政李寅為廣西右布政使 代王俊杖
薨 上輟朝三日遣會昌侯孫杲致祭 楚王榮滅重修
修靜寺疏請賜額禮部言 祖制各王府不許私勅寺觀
楚王之請不可許輔道官不能以礼匡王並宜逮治

上然其言故輔道官勿問 庚子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卿邊
貢三年考滿詔廕其子翼為國子生 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傅習為南京大理寺卿 辛丑總理河道工部右侍
郎章樞上疏乞休 詔樞還京別叙 命吉王世孫厚熜
代王庶長子太順王充燿俱暫理府事 癸卯陞吏部右

世宗實錄卷之八十二
侍郎董玘為本部左侍郎經筵日講如故太僕寺卿余祐
為吏部右侍郎 陞四川成都府知府王遵為本省布政
司叅政 蒞浪缺叅將大季士揚一清言近者延綏缺總
兵官以蒞浪副總兵魯經充之經守蒞浪二十余年累立
戰功且其土兵土人非漢官所能鈐制雖其子魯瞻奉勅
管束驍勇敢戰而年少未更事臣以為新任總兵張鳳乃
延綏世將若調鳳延綏而還經陝西雖不得專轄蒞浪而
地壤相接終有所憚而不敢犯如河西有警亦可統兵應
援 上從之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八十二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八十三

嘉靖六年十二月甲辰朔 上諭戶部曰鹽課接濟邊儲
泉貨流通民用俱當今急務迩來鹽法錢法大壞矣鹽法
之壞由于私鹽盛行官鹽阻滯錢法之壞由于私鑄者多
官不為禁朕又聞京師市中所用俱出私鑄前代舊錢及
我朝通寶俱阻格不行今欲鹽無私販官課流行私鑄禁
絕錢法復舊以足邊儲以平市價其連議區處禁約事宜
以聞於是戶部尚書鄒文盛奏言曰臣等叨司國計思欲
救正今日之弊源必先申明 祖宗之舊制又在朝廷之
上杜奏討之門而奸无所利絕占窩之弊而商有所資然

後鹽法不致阻壞奉行之吏叅酌物情使市肆无優宣布
條格俾偽造者不容然後錢法得以通行因條具鹽法六
事一禁私鹽言私販律例甚嚴今宜申明其禁多增官兵
嚴督巡捕凡私販鹽徒及窩藏轉販之家必設法擒捕將
為首者照例梟首餘黨亦問擬充軍庶法嚴人畏一禁占
窩言近有奸人營求勢要請託詭名占中賣窩展轉增價
各官又例外勸罰加收火耗及支掣使用等項故商人坐
困宜為嚴禁凡勢要之家有所屬託即以私書附卷指名
叅奏其例外勸罰等項不得復行一禁奏討言竈丁困苦
逃亡鹽課猶虧正額其稱鄴年開剩殘鹽俱有名無實奸

人投託權勢假以殘餘為名妄行奏討既得減價中支且
任場買補不俟挨單夫場分有遠近則鹽價有低昂勘合
有年分則支掣有先後今皆不論一切揆越在先鹽法阻
壞戕此之故請今自凡有奏乞者即送法司問罪無貸一
明限期言鹽引待勘合而放支商人宜爭先以規利而顧
有踰期三四年不至者皆因奸商占窩展轉遞賣之故自
今宜量各邊地之遠近嚴立限期有過期者沒其鹽引三
分之一一議處餘鹽言迤來產鹽之地未嘗拆賣有引官
鹽則民間非私鹽不可得食各場煎有余鹽官司不為立
法收買則竈丁非私販不得貿易自今宜復官買之法每

引給與原定價銀先以補足所虧正額餘者為存積開中
產鹽之地則置拆鹽鋪戶收買官鹽以便民生庶可以具
餘利而革私販矣一添刷引目言灶煎餘鹽商人帶支出
場訖令納銀買販雖云便商利灶足國裕邊然既無引目
照賣即与私販無異宜於額外添設引目以助額課之不
足以收竈煎之有餘使商販皆有引之鹽市井無甚高之
價庶幾利民用而息私販但事在彼中宜行酌議此鹽政
之大端也錢法一遵用制錢言國朝所造洪武永樂宣德
弘治諸錢不見通行以在官收貯不發民間流布未廣故
也乞令內府司鑰庫查核其數散為官軍折色俸糧仍諭

各監局官吏及司府州縣自今解納錢鈔及戶口鹽糧船
料商稅之類俱兼收國朝通寶轉輸出入民間貿易一体
遵行則令行自上而錢法流通矣一嚴禁私鑄言私鑄之
律甚嚴而小民之敢於違犯者以號令不嚴也今宜申明
法禁責令官司查訪犯者必罪無赦一嚴禁私販豪商巨
賈依憑勢要往來內外或收買新錢或收積好錢乘其匱
乏因時販賣倏忽變更展轉射利夫以匹夫之賤而執泉
貨低昂之權漸不可長宜令盡數出首官給其價有隱匿
者罪如私鑄一体順民情言法既專執便民者為良若美
惡不分則混而無制選擇太精亦滯而難行今欲通用好

錢餘宜禁單矣但小民行之已久一旦使收積者無所售怨讟易生第令私鑄鉛鉄雜錢首之官也若中等旧錢一百四十文準銀壹錢如輪郭周正而大者半其數每因朝通寶隨宜行用庶民情便安錢法無阻一督收官鑄言私鑄固所當禁而制錢鑄積未多民用有乏易致騰貴宜倣永樂宣德故事差官鑄造及先臣丘濬所議於直隸河南閩廣旧常私鑄之地今有司編立能鑄人役給工製造厚重好錢限數輸納以廣民用此錢法之大端也 上以文盛議皆可行第餘監官買未審於民便否令巡監御史及運司官再議以聞自後有奏討殘監者戶部及該科叅奏

重治錢禁私販惟禁私鑄之偽惡者餘不必禁所議中錢一百四十抵好錢七十奸弊終難禁單錢法終難流通自今令市中惟用好錢以七十文抵銀一錢與制錢相兼通用下以是輸納上以是支放毋以不堪者混之督收官鑄若令私鑄地方開炉鑄造則奸弊愈滋戶部仍會同工部查累朝未鑄銅錢俱為補鑄與嘉靖通寶無用如民間有敢阻抑不行使制錢者緝捕重治 丙午陞大理寺右少卿陳璋為本寺左少卿福建按察司副使曾直為大理寺右少卿南京太僕寺少卿劉天和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以電災免山西應州及大同縣等處稅糧有差

以萬全都司署都指揮同知張鎮充副總兵官協守大同
丁未謫戶科給事中常太刑部雲南司郎中劉仕成邊
大理寺寺副杜鵞山東道御史高世魁廣西道御史任淳
南京浙江道御史姚鳴鳳原任刑部山西司員外郎陞福
建按察司僉事司馬相俱為民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潤
原任山東道御史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張英南京河南道
御史潘壯南京福建道御史盛雄俱革職閑住皆坐附和
馬錄執奏張寅罪狀故也初張演獄成泰等方在外逮補
未至至是法司始定其罪俱擬風憲官挾私彈事不以實
及官司故入人罪律止於黜降上怒恚從重處以南京

問官言壯與雄無罪責令對狀命修顯陵如天壽
山七陵之制戊申啓事霍韜言臣聞嗣世賢君恒法
式祖宗輔世大臣恒率由舊典蓋創業之君其自立甚
艱故為慮甚遠其洞察物情甚熟故立法甚精立法精則
律下必嚴而臣下多不便以為祖宗之法乃草昧之初
權宜之制也非治平之時所宜用也此言出而天下惑矣
我太祖以二十餘年勤勞乃定天下以三十餘年御極
乃定治体凡立法度俱精思累年所以為天下萬世慮者
至周備矣惟宣德正統以後遂漸廢壞循至近年所存無
幾今有言太祖之法難行者非愚則奸其遷延退托不

肯奉行者即不忠之首 陛下欲知群臣忠邪默察此足
以定之矣臣未得悉陳謹錄 太祖舊章一二切於時政
者及近年行令有合於 太祖者條具以聞乞勅下所司
舉行臣所未具者亦以漸修復即圖治致理之大端也一
言洪武中命工部傳諭天下百姓多栽桑棗臣觀今日北
地尤宜蓋神京壯輦以控輿服乃陸軍萬姓仰食江南甚
非策也萬一漕河路梗南土災饑將安仰給乎是故興治
北方水利勸課北方農畝栽植北方桑棗此固本足用今
日至急務也一言永樂初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
之民今沿邊撫巡官誠能查退私役軍伴招集遊民遊僧

給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之後邊地可以盡闢而耕也
一言憲綱以農桑為衣食之源行令守令用心勸課此巡
按御史急務也今則徒為文具而已旌率守令惟取其捷
給善奔走者未嘗言某守某令興過水利幾何勸課農桑
幾何此巡按所以失職民生所以寡遂也一言洪武中遣
監生人材分詣天下督吏民修治水利今之守令乃其職
也修治水利宜專責守令選用守令尤宜專責吏部近年
添設水利勸農諸官而守令失職官愈多而弊愈滋矣一
言諸司職掌所載各處開墾陂池可引水灌田利農者務
不時修浚如有河水橫流為害者須設法隄防洪武勅諭

又言陂塘湖堰可畜可洩者皆因其地勢修之此令宜行於陝西河南山東地方凡河水所經之處相其機宜開鑿溝渠引為陂堰不惟可具水利以灌農畝亦可分殺河患不致橫溢一言戕掌所載內外軍戕俱有定額今則陞授漸多衛所原額不足乃有見任帶俸之別年愈久而員愈多浮於原額幾陪乞勅兵部查覈其數集廷議為善後之圖一言洪武中軍戕子弟未及二十歲者罷戕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罷戕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仍不中者降充軍雖行世罷之制而實寓考選之典也今之乞罷者率納賂權貴乃与比試雖

乳臭小兒無不中者矣此軍戕所以冗濫而才力忠勇者無途自進也乞嚴納賄之禁舉比試之實一言 太宗既平蛟趾問陞賞孰便尚書夏元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后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故惟陞首功餘皆班賚有差近年奏捷者奉帶者緝獲妖言者捕獲盜竊者皆巧立名色以冒陞戕去 祖制遠矣此軍戕益冗而末流不可揀也非大聖人孰能振之一言洪武中令天下生員無不讀誥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間子弟早令講讀大誥三編令生儒不知誥律火矣臨民蒞政惟皆以吏為師以申明之令學校生員無試以律仍令禮部以 御制大誥諸書刊

行天下嘉惠臣民一言洪武中給僧道度牒令僧道錄司造周知冊頒行天下寺觀凡遇僧道即與對冊如有不同即為偽冒又令各府州縣寺觀但存寬大一所併居其眾毋容散處蓋作奸倡亂自易覓察也宜遵行之至所謂僧道赴京考試方與度牒恐貧者無以資給第令巡按御史及提督學校官考試經典足矣一言永樂中令軍民子弟私自剃髮為僧者併其父兄發北京為民種田蓋以奸人避罪及隋民不力田者俱欲為僧故僧道盛者王正之衰也太宗皇帝誠見之審矣今誠以南方廢寺觀僧道俱發北京種田則不惟邊方可固而貧民以得其所一言景

泰中令各寺觀田土每留六十畝為業餘以給民佃種此令一行則不惟奸民不利田畝而不為僧道雖小民亦得田土而不為僧道所兼併矣夫僧道在祖宗時防之極周固處之極善今法禁廢弛僧道漸眾盡惑愚俗惟

聖明加意令所司詳議務絕亂源為久遠計疏入詔下所司知之 己酉陞通政使司右叅議杜柎為左叅議刑部湖廣司主事裴騫為通政使司右叅議 庚戌大學士楊一清等言閑住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寧夏寘鐫之變受命總督軍務能計擒逆黨撫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下獄伏誅朝野稱快宸濠之變隨 武廟南征時逆賊已

擒而張忠許泰輩猶搜求餘黨扳引善類永至多所開什一方始安 武廟還至通州江彬手握重兵人心惶惑然卒不敢萌異志者猶畏永耳及 武廟晏駕遂計擒江彬提督九門防奸制變無所不至內臣若永者誠不易得臣一清嘗與全事寧夏知之為詳 武廟末年之事則臣璉在京所親見者今置之閑散終為可惜乞特賜起用量加委任則凡供職於內者皆知為善之有益而勉於效忠矣上曰卿等所言起用內官張永足見經國至意文武衆臣各有所掌內官所用多不堪任使為國之患不小卿等輔道密勿師保大臣皆無內外之可分無巨細之可異可為朕

盡心况用人非小事乃其職之宜也豈曰外臣不敢與言之昨已將御用監內官發落訖思之張忠所管神機營并提督團營之任今缺昔聞司禮監太監鮑忠嘗奉張永可用之提督營務請朕用之朕答曰爾所奉永委的可用但衆人嫉他須待有缺方可用之昨方記起未即言之適卿等奏來朕甚喜其永在我 皇兄朝委多有勞績與他黨類者不同若論永之才能觀夫昔掌營務及奉命出師多立功次嚴於用兵其昔居司禮監任事則不能於此也今任提督團營之內官忠已革任止有馬俊一人且俊於營伍之非精又不識字朕念他輩昔侍藩府之勞故各登用

如此其實此輩未諳大體不知大事且今營中行事卿等豈不知乎若將永起之提督營務終在後後豈得盡彼之心若超之後上恐次序未平故朕未即行也朕又思之永昔為司禮監官名在象衙門各執事之上若今起居其後在彼雖不可高下論之而終受人之制今可待有警之際命之率兵成功之後用之如此又似不可彼未管軍伍倉卒用之恐士卒未服卿等只具本奉來待朕再加詳處或待有事用之總好若傳旨行但司傳奉之官必云永乞於朕左右侍奉之者亦不為害只是累及左右耳又凡今各衙門事多被隨朕來京之人壞了彼皆不自加悟反怨朝

廷朕待他每甚寬就如張忠之事實因處之欠當縱賊不戒亦有言說朝廷正尋我每之事此情不待朕申言卿等其可容乎可治乎書云人惟求舊這個舊人不是與我日夕熟識的舊人是經過事體歷知是非的舊人只知道舊人信用言朕不仁豈知道理乎此等說話特与卿等知之慎勿泄付小人豈用張永再加詳議來聞慎之密之一清等復奏臣等所奉非敢望其復入司禮正欲得其整頓營務以備緩急但皇上既以舊臣委任恐不宜使居馬俊下上然之乃起永掌御馬監印提督團營兼管神機營操練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李承勛條陳足兵足食八事

足兵有四一曰選京軍以壯根本言京師為天下根本
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居守環列周防鍵閉將領必付之勳
舊世臣卒伍必擇夫壯勇精練器械必兼夫犀利鮮明至
於各營之所分隸號稱百萬團營之所練選號十二萬今
將領卒徒武藝操演果皆得其人盡其法否乎乞下兵部
將宿衛團營官軍選其將領足其軍伍精練其器械然後
緩急有賴蓋團營較之各營為重而守衛較之團營尤重
也二曰止操調以實內地言永樂初調發各省附近官軍
輪班上操其后踵為故事本地無軍可守前項班軍在京
止備做工之役在邊止給將領之私於國有行糧草料之

費於私有齎送科剋之害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以臣計之
省行糧以雇遊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工人何慮
邊軍之寡此班軍之調遣所宜革也三曰足衣糧以恤邊
軍言戍邊之卒烽火乍堠終歲不休鋒謫死亡朝夕不保
比之京輔之軍勞逸百倍又各邊撫臣抚處失宜將領剝
削日甚宜令戶部查議糧餉按月支給不許將領剋減令
沾實惠邊徼安則天下安矣四曰振紀綱以申軍令言賞
罰不明則政令不一而紀綱不振願 皇上大奮乾剛申
明軍令選將令而束之以什伍相聯之法明教化而導以
親上死長之義信賞必罰而痛革姑息之弊則威惠並行

紀綱振肅矣足食有四一曰謹收納以清宿弊言各州縣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運存留各有定數本色拆收加耗灾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日玩愒廢時臨期追併宜令所司申明舊制依時收納照期起運二曰便輸收以甦民困言國家糧稅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免軍之數每石大畧包贖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每石包贖二三五石者有之黑豆之類每石不過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欲民之不逃亡死徙得乎乞通行兩京內府及部院充運等官同卹民隱本等之外毋肆需求敢有故違一体叅究三曰定經制以裕國用言今天下稅糧所入摠若干

經國之費摠若干俱宜查其的數分為二目務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通融議處撥彼補此務使所出不踰於所入若有災傷蠲免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補足正額以備軍國之需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四曰致中和以感化機言今天下之財公私俱困矣而其故何也大抵年不順成由於雨暘不時而雨暘不時由天地之氣未和也推原其要則在乎人君一身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伏望皇上聖不自聖益加謹獨之功大而慶賞刑威小而嘖笑言動必協於義理之當以致中和之極則何患雨暘之不時

而萬物之不得其所乎故臣於理財之終篇以此為

聖明獻 上曰覽卿奏具見忠愛事關朕躬者朕自有處餘
下所司看議以聞 命興安伯徐良掌南京後軍都督府
印 壬子禮部尚書方獻夫等言尼僧道姑有傷風化欲
將見在者發回改嫁以廣生聚年老者量給養贍依親俱
住其庵寺拆毀變賣勅賜尊經護勅等項追奪戒諭勲戚
之家不得私度詔悉如其言獻夫復言內有年老無歸者
不可不為之處內外皇姑寺為勅建之所宜令安置其中
以為終老之計其所居庵寺俱私勑乞令戶工二部變賣
以為公需仍量給尼姑之貧者以養贍費 上曰變賣庵

寺如議行年老而貧者量給銀養贍各聽其父兄親黨收
之不必處之皇姑寺 上復諭獻夫曰昨霍韜言僧道盛
者王政之衰也所言良是今天下僧道無度牒者其令有
司盡為查單自今永不許開度及私創寺現庵院犯者罪
無赦會江南提學副使徐一鳴以拆毀寺現被逮至京獻
夫乃與詹事霍韜少詹事黃綰右僉都御史熊浹上疏乞
宥一鳴言僧道不事農業善為幻術惑弄愚民 祖宗深
察其奸故獨嚴其禁凡府州縣惟令存一寺現併居其衆
禁度尼僧又禁子弟披剃俱發北京種田誠預防禍亂之
至計也今一鳴拆毀淫祠及額外寺現正憲司之職而

陛下固欲罪之此臣等所未喻也 上不悅乃盡發其前後
章疏下大學士楊一清等票處因降諭曰禮部覆說將皇
姑寺留着安輯無依年老等項尼僧道姑且云此等係
祖宗勅建朕思此寺雖有勅建之名原非 祖宗本意尼僧
與僧道不同風俗之壞者甚之而尼僧寺與僧寺道觀又
不同朕於皇姑二字甚否也今因尚書桂萼奏禁約尼僧
毀其寺宇已行了今若皇姑寺仍留是不去其根也餘恣
無可禁之前日旨出之日於後三四日不知何日哀奏
兩宮 皇伯母差人諭朕曰皇姑寺乃 孝廟所建似不可
毀吾心不安尼僧逐日無處安身皇帝可遵吾言 聖母

亦差人諭朕曰聞皇帝有旨着拆毀尼寺吾甚不安其皇
姑寺聞是 孝宗時所建且其中佛像多若毀之恐不可
尼僧逐出也無處安身可不必拆朕謹聽訖未對意以為
必是愚頑小人進以禍福之言故 兩宮皇太后一時傳
諭隨即令回奏 伯母云適奉慈諭以今禁治尼僧事宜
欲將皇姑寺留下以稱 伯考建造之意姪敢不將順但
尼僧有傷風化且於伊教有玷况此寺雖有 皇伯考賜
與勅建原非我 皇伯考聖意所為不過請乞之耳今已
令查處伏請尊慈鑒之安心勿慮而又差人回奏 聖母
同前但有 伯母亦有傳諭一句次日該朝 聖母又諭

朕云昨說拆寺一事恐不可動其中佛像作何處置况昭聖皇太后有諭皇帝何不從之吾今也要建一座寺或將此寺與我亦好朕聞即面奏曰近日因禮部臣奏要禁約尼僧寺已從其請兩宮尊諭子敢不奉行但尼僧甚壞風俗若不先將皇姑寺首毀之餘難禁約伏望 聖母勿聽非人之言福與禍惟天降之惟人所召豈釋道能干乎

聖母云隨皇帝與大臣議行朕退思 兩宮尊意只是恐致災也此寺中多皇親內官供給信而施禮部必有請告之者夫方猷夫等論救徐一鳴言不可罪之請查究黎鑑其一鳴係提調季校之官無旨理此等事乃擅將古建寺觀

混同拆毀管逐僧道是見為賊擾害地方巡按官坐視回護不得不言又江西比之京師孰重輕之京師根本之地江西寺觀以一鳴拆之為當京師反縱而回護此猷夫等言之後先同否不待辯矣卿等加詳稟旨來一清寺奏猷夫等疏詞前後矛盾 皇上責之甚當但皇姑寺既建自先朝如 聖母堅欲留之則權將禮部本如擬存番以全人子承顏順志之意似亦無害 上報曰今早得卿密疏切見愛朕至意特錄 兩宮傳諭示卿正欲望卿之言但我聖母自元年以來教有訓命以 天地垂庥 祖宗餘慶欲照我 憲宗時 孝肅后建有寺宮二座為例朕雖承命

未敢為然而 聖母之意不是蓋尼僧寺也近日諭朕欲
留皇姑寺者前日已承慈訓以朕意為然亦有諭云僧道
尼姑委的多有壞祖風的不但取世人毀罵於任之教亦
不好看於此可知慈意矣卿所言唯恐有毫髮之過在朕
躬何其忠愛惓惓也禮部本只管批出庶見崇正之意假
四五日間再有諭及則傳旨留之亦未遲也就勞卿將創
蓋道宮釋寺可否預為朕議來聞一清等未及對 上復
諭曰前日卿言皇姑寺今日 皇伯母又差諭朕留之朕
回奏云既尊訓兩頒宜即順命但懲惡須去本庶免後患
今遵慈訓將此寺房留與無婦尼僧暫住止着終身不許

復引此類其哉 祖宗時所賜勅額追回只可如此伏望
尊鑑蒙允曰若有他安身之地足矣朕併奏聞 聖母諭
卿知而此等委傷治化易云幹母之蠱不可貞也今 伯
母之意如此可也便回疏來明日仍諭卿等方行一清等
言 聖裁允當臣等即當奉行乃擬旨以上 上報曰得
卿議來旨草深合朕意於朕既不違 親恤仁又以見崇
正闢邪之意一舉而兩得其美本非朕能皆卿力也朕又
將有議此等額名之意併告卿知夫順天保明者是我朝
國號言此尼僧之祖能順 祖宗奉 天開極建國垂統
惟 皇天命之何待後日以一妖尼能保大明也哉又云

皇姑者尤不好聽言我皇家之姑也當時原非 祖宗本意蓋被群小左說之耳故此寺云勅賜既是官建何不云勅建於此便可見非我 祖宗本意也故朕深嫉之因與密知之向後有事須賴卿力贊之耳 大學士張璠言京師根本之地營伍空虛武備不修此第一可慮也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嘗設立十二團營之法最為緊要日久漸廢至正德年間江彬用事乃引宣府大同榆林遼東邊兵日入內府操練名曰外四家而團營之法益壞今春虜寇宣府欲選京軍征剿團營額設十二萬人及選不過二三萬蓋由強壯者占役權門疲羸者挂名影射夫戶部糧冊

十二萬不闕一人而點選兵冊僅僅若此說有警變何以備之臣與楊一清議欲如法脩葺幸患未得人茲蒙 皇上起用太監張永責之提督團營誠為得人更乞勅令將權要私占軍丁清出補伍以充十二萬原數而於十二萬數內量為精選以備銳鋒至于每營總兵叅將等官必擇知兵宿將為之不宜專以侯伯膏粱子弟濫充仍戒不得剝削軍士以離其心擅令工作以傷其力無事之日如法操練有事之日即奉命啓行務使將必知兵兵必克敵如此則營伍充實京師有備夷狄之患不足慮矣 上嘉納之命提督團營官從實奉行 癸丑吏部尚書桂萼言古之

聖王井地授民而取之有制後世井田不行但能因時立法以均取民之制而已臣謹條其一二以獻惟 聖明擇焉一曰分豁災傷田租夫天下田租國用所從出也而凶荒不常於是乎有通融之術臣聞 祖宗漕運之法必預儲百萬餘米於淮安乃令督運之官會計江南諸省歲入之數有災傷不足者諸省自為通融補之又不足則繼以淮安餘米此誠良法也而今廢之久矣臣請以各關錢鈔及南方諸省缺官銀兩及發淮安乘豐積米以備四方災傷則民困甦而國用足一率而兩得也一曰分豁理甲官錢夫戶部正賦隨丁田所出也礼工諸部所派采色物料

豈容獨異臣聞之江南諸省止論里甲科派其有役占優免則所以代役者率小民也因以困憊立臣請今之天下郡縣皆區畫官中無礙餘銀起解而免其科派如不得已則如侍郎周忱立為定法不分有無役占一切隨田徵科庶可免里甲代充之累自此之外則又有分豁南北糧土之說不可以不講焉 祖宗時以北方民寡徙山陝無田之民分屯其地當時本民占地頃畝廣屯民後至頃畝狹故北方之土有小畝廣畝之異至於則壤成賦雖歷朝因革不同而輕者俱多若我朝則江南多抄沒之產當時所收籍冊即以民間所入客租為糧謂之官糧故南方之

糧有輕則重則之殊此不均之怨所難免也今北方官豪之家欲獨出輕則之糧不肯為屯民分糧南方官豪之家均則量地者即上下夤緣多方阻抑故臣願有以均平之上曰覽卿所奏皆恤民圖治之意分豁災傷里甲二事戶部其斟酌可否以聞務圖經久利便之規無為苟且目前之計若南北糧土則版籍既定姑已之 甲寅陞陝西道御史洗光為南京通政使司右叅議左春坊左贊善費采為南京尚寶司卿陝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徐鈺為南京太僕寺少卿左春坊左中允邊憲為山東布政使司左叅政右

春坊右中允楊惟聰為山西按察司副使 天津城南曠

地六百餘頃 憲廟時給賜皇親錦衣衛千戶郭勇正德

時入為皇莊 上即位詔革尋賜永福長公主為業至是

勇孫郭欽奏請不已駙馬都尉鄔景和亦具奏事不決命

戶部差官往勘之尚書鄒文盛因言此地在先朝既賜

郭氏今日又賜景和請令兩家分有之 上曰查勘既明

其如議分給毋容爭擾自今貴戚之家第宜安分循禮如

妾為奏討或恃勢兼併軍民田地者所司奏聞處治 丙

辰改總理糧儲巡撫應天右僉事都御史歐陽重巡撫雲

南 丁巳陞山西按察使唐龍為太僕寺卿 吏部尚書

桂萼繪禹跡九州圖以進言古人之學左圖右書未嘗徧
廢後世書籍浸繁而圖季不傳頃者 陛下命禮部侍郎
劉龍徐縉撰成禹貢直解以供 聖覽用意勤矣臣謂禹
貢大指分叙九州以經之總叙山川以緯之每州之下奠
山川瀦數澤而後繼之以物土宜定田制經賦法通朝貢
其摠叙於後則列山川叙源委總成功定封建別限制同
教化是大禹先後經理之本末也 皇上蓋將因禹貢以
考地理之遠近見貢賦之難易為施教之次第而求所以
祇台德先者非若經生季士徒為考索記問而已臣輒與
龍縉取前代方輿形制合今日一統地圖重圍四幅其一

別禹九州之限而禹貢導山導水之畧書焉其一例山川
源委而禹貢田制貢賦之畧書焉其一載禹貢九州之域
其一系列禹貢五服之制經理分明本末具備 皇上試于
清閑之燕一展玩之則不煩訓詁而所以法象禹貢之意
者奉在目前矣 上曰觀所繪圖具知忠愛以是開發朕
學深有裨益因命左右揭之御屏以便省覽 戊午禮部
類奏四方災異 上曰 上天垂示災變頻仍朕覽之中
心恐懼况迎來地震京師冬季將終雪猶未降推思咎本
實在朕躬尚賴卿等中外大小群工協力匡佐勉修乃職
思弭災致之和方為朕言之務期上回 天意以消度異

副朕至望勿或怠忽其被災地方官亦可傳示令其改悟
脩省務期实效毋事虛文 己未 上諭大季士揚一清
等曰團營重務國家第一事幸今四方無大警然安不忘
危聖賢至訓卿等其圖之一清等對曰國初京城立伍軍
神机三千三大營于謙因正統己巳之變選其精銳分立
十營團操是為團營成化間又增營為十二分布益嚴今
久不蒐選戎政大壞 陛下之念及此社稷之福也謹陳

六事於后 一曰慎簡提督文臣言兵部尚書賊重事繁不
應兼掌營務乞專設都御史為提督令大臣舉素負才望
諳曉兵政試有成績者充之二曰擇將令言將非其人兵

雖衆不足恃今所任多膏粱紈袴不閑軍旅宜推舉各邊
空閑將官曾經戰陣者或令坐府或令坐營無缺則令充
協贊副以蒐選教練之任庶克有濟三曰慎選戰鋒官軍
孫子曰兵無選鋒曰比蓋出兵禦敵必使鋒銳者當先任
其衝突堅立不動俟其少却奮以乘之今每營所轄萬人
少者不下七八千人宜大簡閱分為等第選其勇健者三
千人為第一等就中又選其胆力過人武藝精熟者一千
人以為戰鋒專備征調稍次者為第二等以備防守其羸
弱者退更之四曰嚴訓練以求實用言軍士操練相嚴田
規雖有可觀然其所謂號令不過把總等官知之而已其

餘軍士逐群聚散全不能知徒應故事操演何益營中官軍務令熟知號令目熱旌旗之色耳熟金鼓之節足熟進退之度手熟擊刺之法與之講解通曉號令既熟則節奏不差又宜簡其熟於刀箭鎗牌及銃者各一二人為師听其教習責以成效吳起所謂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李戰益廣教成三軍者也五曰禁科刻以作士氣今營中強壯殷實者多出錢包辦或營求走幹又聞各官多占而私役之在營操練多係貧乏者及有征發包辦走役者不與馬貧軍安得不生憤怨况朝廷養軍月給米一石歲抄又賜衣布非不優厚而管隊等官科歛多端所

存無幾軍士安得不貧乞明降德音將已往者俱從寬

貸自後各官占役者悉退出營操諸首領不許假借科索違者以軍法痛懲之六曰查巡京營馬匹今馬政之弊極矣民間養馬非壯大者太僕寺不以給軍軍士亦不之領然給過數月旋即羸弱死者後先相繼取之民者甚難而給之軍者不卹以故軍民俱困宜立法稽其倒失之數覈其椿朋之銀縱不能追其既往猶可責之將來然營馬多瘠固係失養亦由軍士貧難入食不足而暇顧其馬乎訪得各軍壹年全支草料者凡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諭戶部量增其數以卹貧軍而重懲其失

養者則被罰者無辭矣疏入 上曰卿等所奏深合事宜
令兵部如議速行仍選科道能任事者查點有不奉行者
即劾奏重治併行南京各巡撫軍中科刻等弊悉釐革之
毋忽 都察院左都御史胡世寧上言自古帝王未有不
以親覽奏章為勤政勵精之實德然而覽之無要則以徒
弊精神而听斷不能無遺矣書曰政貴有恒辭尚体要律
曰陳言事理並要直言簡易不許虛飾煩文弘治以前臣
僚章奏皆刪繁就簡故君上得以親覽無遺及 武宗之
時不親政事臣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刪削惟听吏胥全具
文移或一事而重言或一本而數紙雖臣等竟日有不能

周讀一過者乃以上勞 君父為治之体豈當如是臣願
申勅內外諸司凡事當奏題者務照弘治以前舊規刪去
繁文務從簡要不許全祿性來文移而部院議覆者亦必
撮其要語使無贅詞又無失事庶幾少便省覽 上曰覽
卿所奏具見忠愛諸司章奏俱朕親覽自今不許煩詞第
宜明白開陳要旨庶易省閱都察院曉示內外咸使知之
仍諭輔曰臣胡世寧奏欲大事別具一帖以便親覽一節
亦是忠意夫凡奏疏批去之後或朕忘記者無復取閱今
宜通行部院等衙門凡事關重大者別用一帖面書御覽
畧鄙四字用印一顆後不用印止開堂上官職名未不必

用謹具題知字樣只以辭終為結庶朕得細閱之若他常事不可為煩 辛酉陞致仕南京刑部右侍郎周季鳳為

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理糧儲巡撫應天 總督河道都御

史盛應期薦蘇州府知府陳文沛才堪治河頃曹濮河道

副使王言以病去文沛可代之 上曰可命速往治事

壬戌錄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棋子晉為國子生 提

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王憲疏入乞歸老 上優答

之不允 癸亥先是土魯番酋連壇滿速兒數遣其屬牙

木蘭款關求貢願獻哈密地及所擄掠撫臣李珏等以番

文奏聞兵部議番酋乞和者數前已下提督尚書王憲因

其貢使首諭之所請似不妄第其詞出牙木蘭非真乞貢

之文其詐以款我亦未可知若果悔過輸誠當歸哈密城

池及原擄甘肅人畜仍械送首惡叛臣稽首閉門然後可

信 上從部議命提督鎮巡官王憲等首諭回首必其番

文無偽悔過有拋方為奏請處分仍嚴督各該將領益修

內治繕兵扼險以待之不得輕信傳言誤墮賊計吏部尚

書桂萼言夷狄苟以誠歸朝廷亦當以誠待今不乘其來

而懷之則哈密之地何時可歸而邊鄙之患何時可息臣

謂當留看牙木蘭遣譯者單騎諭速壇滿速兒責以訪哈

密之后歸其金印城池之舊改過自新方許通貢 上深

納其言第以夷情甚重令與禮兵二部議之萇乃會禮部尚書方猷夫兵部尚書王時中等議言臣等查看夷情自正德時我邊臣失計已正法典嘉靖二年以來虜復寇其州至今未息烽而番酋乃遣人上書者四輩委罪前吏希求通貢雖其言多抵飾亦由事發有因也宜內令嚴兵隄備而遣通事及譯官各一人宣諭彼番以通其意且遣官查勘前後邊臣有死激變事情以服其心上曰番酋累犯不悛吾欲問罪恐濫及無辜故閉關絕貢今雖累奏求通而未見悔過輸誠之實其令甘肅守臣暫羈夷使馬匹方物責驗安插禮部遣通事譯官各一人齎勅与其人俱

往如獻還哈密城池及所掠漢人縛首謀犯邊者付吏乃聽入貢如違命不悛即具師往問其罪其訪哈密子孫宜罷者以聞事發有因誠如卿等言即令原遣給事中錦衣衛官覈上先年功罪之實前三年虜犯邊諸臣言速壇滿速兒牙木蘭已死乃今皆存妄奏冒功罪不可宥甘肅不止回夷可慮西海殘寇北山零賊皆伏藏為患其令王憲親詣河西經理戶部差官往開監引足糧餉務令隨處充足不乏軍興先是甘肅巡撫陳九疇太監董文督兵禦虜部兵謂首虜速壇滿速兒牙木蘭俱斃于鎗砲之下九疇等即以奏捷兵部尚書金猷民太監張忠都督杭雄奉命

征討未至而聞捷亦以獲首虜聞俱得陞賞至是土魯番
屢進番文求通貢使署名皆連壇滿速兒牙木蘭 上已
疑之會錦衣百戶王奇那劾奏九疇等妄開邊釁冒功不
忠跡下大學士楊一清票擬并問經畧便宜一清條議以
上固言失事諸臣罪已前決不必追治 上曰卿昨奏謂
甘肅夷情事皆合事宜其中二事似未當者若着郎中帶
銀去買集糧草恐不濟事可推一人或兼僉都御史去開
盜引若干招商上納方可不誤又只將三年冒功人員治
罪前置之不問朕恐未服夷情了不成事夫甘肅之變雖
不止今次然今二次皆是彭澤陳九疇始成之既先已

定罪發落彼何復三年又行作亂我 祖宗之民可回
護此罪人坐听夷患不知救也如要彼服先將此數人先
後致患者重刑治之方可服被且將夷情不論只如此言
之今之巡撫等官不俱朝廷輒與和字或多殘殺或將財
產盡侵入已或以見在夷酋欺詐冒功均為重罪乃不能
法治之却要服不知人倫不識文字犬羊之徒未有之理
今早票朕未即改正欲與卿知此意方便傳行朕所倚託
輔道元臣當要視國如家盡心處置一以公道決要如朕
所意乃可了這夷情大事卿可加思之即具回跡表明日
就將票改錄封上勿得回護一清不敢復言 上乃降旨

責九疇既任巡撫番虜入寇不能督兵剿殺以致攻破寨堡殺掠軍民乃妾稱酋首已斃冒功陞賞欺罔不忠令錦衣衛逮問金猷民等受命專征未至地方而扶同奏捷令巡按御史械送來京那竒所奏情狀令差去給事中連為查勘務得功罪之實兵部尚書王時中請併命所遣官覈其酋首果否存亡上以回酋屢來求貢部中亦數與覈奏俱不言其存亡及命查劾諸臣罪功乃欲請究酋首存亡之實掩護推延之弊顯然可見責令對狀時中自劾請罪上乃宥之歸罪司官各奪俸兩月已一清復言犬羊之性終不可測比年入貢之使尚在國門侵掠之類已至

嘉峪是豈信義之所能結文告之所能致者執通事譯事官在王朝官職雖微然以使於外境則國體甚重往還萬里出入於沙漠之地事變所不能無恐非所以全中國之體也上曰卿言良是天子之使遠涉番境此失尊大之體在京通事譯字官可勿遣第令以勅書屬之甘肅鎮巡官令其遣撫夷官往諭為當耳使番酋果能悔過輸誠朕當曲赦其罪否則開闕絕貢別為處分初昌化伯邵蕙卒無子其弟邵萱已奉旨許其襲爵居原籍杭州召未至而其姪錦衣指揮邵輔千戶邵茂各上書言萱非嫡派不當襲蕙母何氏又疏言輔匿萱不出謀又不決有旨下禮

部都察院查勘時左都御史胡世寧為杭州人與輔家比隣先是世寧以發宸濠反事謫戍遼東繫獄時輔父千戶琪營救之甚力及世寧發遣宸濠使人要於路欲殺之琪又為指受方畧從間道抵戍所故世寧甚德之至是乃自陳其故言與輔父有舊不敢勘問 上曰卿既與邵輔舊別其家宗圖知之必其况總風紀是非曲直正當分辨以杜爭端豈可引嫌辭避其秉公勘問具實以聞 甲子靈丘王聰馮奏稱鎮國將軍成鏞有孝行親沒結廬墓側負土疊塚晨夕號泣不絕 上聞之深加嘆賞賜勅諭獎賚以銀幣羊酒且諭禮部自今宗室中有孝行卓異如成鏞

者令撫按官奏聞獎勵 乙丑大學士楊一清以目疾遂請老 上曰卿內閣元臣朕倚托至重正宜替朕共圖至治以安下民此朕所深望於卿者何可以求退為言目疾第宜善治之愈日即出視事遂命太醫院院判許紳視疾於家又遣中使齎賜猪羊酒米諸物 吏部尚書桂萼言足食足兵安民大計全賴各巡撫兵備官整理近年巡撫兵備類不得人且遞遷太速故事多廢弛民不象利迺者左都御史胡世寧尚書李承勛俱建議言各巡撫兵備宜嚴加選擇務在得人又令以任以圖成功如周忱在蘇松二十二年王翱在遼東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一十

八年陳鑑在陝西十餘年功績著者以次加秩勿易其地
二臣所言甚於治理有裨惟 陛下採而行之 上曰世
寧承勛所議良是巡撫及兵備官安民弭盜尤為緊要若
不义任何以責成近來遞迁太速多不得人巡撫官已有
旨今义任何不遵行人才唯得知人亦難吏部會同戶兵
二部并承勛世寧等將巡撫兵備官從公選擇量地險要
因才授任果積有年老如議加陞毋得仍前數為便易負
朕責成至意 丁卯以忻城伯趙武為南京左軍都督府
僉書改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李承勛為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提督團營軍務都察院左都御
史胡世寧為刑部尚書陞兵部左侍郎伍文定為都察院
右都御史時 上方欲振新營務命廷臣舉素有威望練
達兵政者專督營務于是兵部尚書王時中等會奉提督
兩廣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提督陝西三邊軍務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王憲及文定 上以兩廣甘肅事未
靖守仁及憲未可輕動特以承勛任之用世寧代承勛文
定代世寧已承勛疏辭加秩 上優詔不允仍勉以展布
忠誠盡心乃事所當具軍事宜悉務實奉行勿事姑息
辛未 上以大學士楊一清病日未出特賜御劄曰卿疾
稍愈便可赴閣視事新春伊始望卿良切不必報名廷謝

抵以何日赴閣具疏未聞一清因上疏謝言明日當力疾赴閣禮宜面謝但咳嗽時作不能致詞惟陛下優容

上優詔答之免其致辭行禮壬申以歲暮祫祭遣武定侯

郭勛惠安伯張偉祭告太廟及懿祖皇帝

熙祖皇帝仁祖皇帝陛下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劉天

和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專理甘肅糧餉脩葺屯政初戶

部尚書鄒文盛言邊儲重事非得大臣專理之不可

上令吏部推堪任者以聞尚書桂萼等言天和素有才望遂

用之大學士楊一清等言人主視朝當有常期古禮朝

辨色始入居日出而視之今陛下常於昧爽以前視朝

或設狹以登寶座雖大風寒無間是固勵精蓄治之心而

聖躬得無因之以過勞乎伏願於新歲履端更始之時倣

古禮而行命鴻臚寺官傳示內外每以日出為度或遇大

風寒日暫免遂著為令庶躬聖不致過勞實宗廟生靈之

幸也上曰卿等所言真師保愛君至意邇來內外百官

偷閑怠惰不能勤事故朕以身先之庶足以警化云且古

禮謂辨色入朝日出而視之不獨為息養之計是亦防微

之一道也一清等又言陛下一身乃天地宗廟

社稷百神萬姓之主誠宜重惜以養天和以綏多福切聞每

日鷄鳴而起行禮於奉先奉慈崇先三殿之前出

入門棖上下階級已不勝其勞旋即視朝聽講退而親閱章奏一日萬幾向非聖聰天啓睿体神護何以堪此切惟三殿之建本以象起非廟也即如為廟亦惟清靜斯神有依周頌清廟魯頌閟宮未聞有每日瞻拜之禮

太宗文皇帝正以太廟在外凡朔望荐新忌辰行禮未便故建奉先殿於宮內本以節勞而今反致勞是未得初建之意矣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此固言在廟之禮也今太廟世廟已備四時之祭三殿豈得復為繁縟之禮乎臣等謹參酌禮儀自今第宜每日令內侍焚香朔望及四時節候

聖躬親往各殿行一拜三叩頭禮如常朝臣子見居父之儀則不疏以怠不數以煩起居有節而煩勞可省矣至於忌辰古禮遷主祭每止於其所當忌而不他及如有事

皇祖考但宜及皇祖妣有事皇祖妣則不宜及皇祖考禮曰尊可及卑卑不可援尊也臣等所見如此惟聖明採擇

上曰覽卿所奏甚見誠愛孰肯言之夫子孫之於祖父竭盡其力猶不能報其萬一何敢以勞為言但居人者既以一上主郊祀次則宗社又次則百神其重如此人之精神有限縱雖強力之人其能勝乎我太宗時始建

奉先殿當時止五廟神位日雖拜之正五拜今九廟

神位 奉慈三室 崇先親廟穿繞往來登降階級所行
十三拜禮凡遇節令祭告忌辰計三十四拜朕素稟清弱
拜畢言語喑喘前年病起益甚不能如儀卿所議察禮精
當朕採納施行又卿開導儲嗣言造端夫嬖誠不可不重
朕於后與二妃皆以禮接之以道率之亦以正御之而於
多慈之戒色荒之懼每兢兢焉今婚禮告成將近七載深
慮承傳為重恐懼不孝之罪也因此固切論之庶見朕不
敢忽之微意耳 以明年正旦節遣建昌侯張延齡駙馬
都尉京山侯崔元泰和伯陳萬言分祭 七陵儀賓周鉞
祭 景皇帝陵寢 癸酉 上不豫輔臣揚一清上疏問

起居因引內經要旨 上節宣調攝以迓天庥 上未及
答一清恐章奏填委前疏未經親覽復疏上問 上報曰
今日辰間得卿一疏云二十七日所進之疏朕其覽否但
前答卿帖子中未言及此以謝恩疏答之密諭實欲專其
意欲卿早出以副朕望也故未之及茲特別言答之朕以
幼弱之資上荷 天眷位居人上每思至此深切慚愧况
体力未強而調養之方未聞禮節之中罔知心每強之學
無一得卿所言究諸典禮且歷引內經要旨以保養朕體
懇誠忠盡愛君之孝何其至也夫朕於君禮臣之道恒為
失之而卿之於朕何其用心盡力哉凡卿等之言朕必再

誦之越日又取而味之庶有得於心不至於雜間其中也
用是以復卿其知之卿輔導元臣凡事朕有不能中執者
當有告正况今三始更新萬物復亨之期正可革素愆興
新德之時朕雖有過不能自知卿可以正代非以善贊惡
交修朕性斯實朕望焉今日除夕因成短句併告卿知三
冬寒已去九陽春又東辭殘省往過近歲善增培伊傳真
耆碩輔弼信英才專賴交修道承之尚欽哉 錦衣衛百
戶張得錦上疏請選 皇考梓宮北葬 上諭輔臣曰朕
覽張得錦所言雖是愛國之意但其事甚重前次多官已
議二遍亦言者不下六七人但朕未能中斷今與卿等定
可如何行朕所論之我 皇考陵寢遠在數千里之外豈
惟無南望之哀但聞廟者安先人之精神也陵者歲祖考
之体魄也今 世廟既成祭祀有主不但止於 陵前為
可朕亦嘗面承 聖母訓告曰汝何不啓請汝 皇考灵
駕來京勿令他日吾異此地朕惶懼無知乃謹對曰此舉
關係不輕子不敢便承命須待與大臣議伏請 慈尊安
心勿慮是以每每未決朕意實以不動為當今欲啓奉來
京非為不可其於 皇考聖灵豈不震恐又 梓宮近体
得無露乎至於我 聖母之意惟恐幼子失孝故徃徃垂
諭朕安敢棄而違哉但日間亦有一等小人胡言是非加

世廟實錄 卷一
以怨愁曰我輩於此置立莊舍他日又隨南行此非朝廷
不孝誰乎致以上煩慈聽以為懷憂夫為人子者豈得不
立孝功以名後世而此事與孝政無干為子者於親則順
志承顏冬溫夏清或親年老所行有差則容容進諫不違
悖不乘危履險以愛身至於親亡則守禮盡哀一如經制
三年不改親之善行繼述遺志奉祀綿綿此所謂之子孝
也又我 聖祖高皇帝初欲遷奉 仁祖之陵旋亦止之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亦未遷奉 孝陵此 祖宗之盛
典當取法之或曰當 二祖之時 雙親俱以上賓謂朕
今時不當同也以 聖母在養可不早計夫朕雖無知豈

敢忽略實於晝食夜寐之間罔不轉加籌慮深恐動之不
吉一或有虞其過在何亦或於後千百年間奉還 寶駕
同祔 陵室未為不可所謂乘凶即事也今也 世廟已
成大典已輯而朕之孝有未盡者嗣也當大婚六年將逾
儲嗣未立實朕咎深德薄所致也亦或后之不德朕當自
用省責特與卿等計或可就諮於議禮諸臣或下禮部議
卿等可用心議詳以求停當以裨朕愆得錦本批該衙門
知道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之八十三終

